

開創台灣人的新時代・建設台灣人的新社會

創刊號 \$2.00

# 台灣新社會

月刊

THE TAIWANESE NEW SOCIETY 1985年7月1日

## 走向廢墟之路

核能問題探討

憤怒的南非

託管掛帥

咱復拼一遍，おじさ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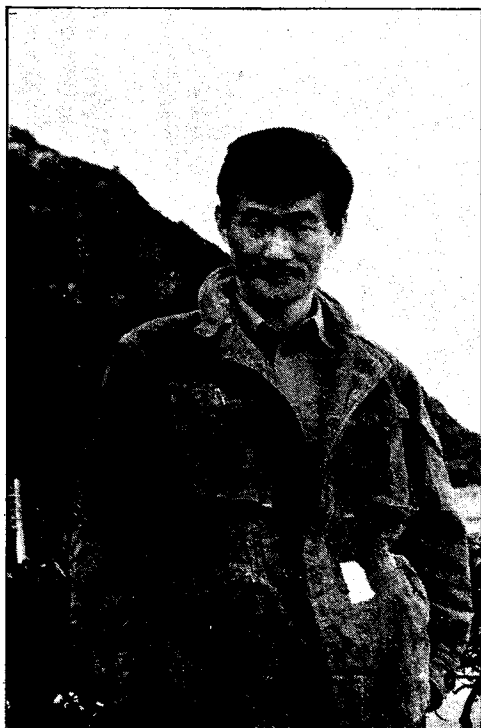
# 1



向施明德致敬

向施明德學習

### 施明德遺書



十九年了，整整十九年了，我都生活於「冰冰涼涼」的囚牢裡。如今，不但鐵窗、鐵銬不再令我恐懼，過去飽嚙的苦刑、煎熬、羞辱，也都早已結痂，不再令我疼痛。我的心已碎了，只是每當午夜夢迴的時候，我還是常常會想起讓先慈因我鬱鬱以終，讓愛女領略不到父愛，讓妻子、兄妹及愛我的親友不時為我焦慮不已，而深感歉咎。更多的時候，我則會沐浴於那幾位不願領取鉅額告密獎金而寧可冒犧牲生命與自由來保護我的義人們的愛心和溫情裡。對這幾位仍在獄中或已出獄的義人：高俊明牧師、許晴富夫婦、林文珍長老、林樹枝、施瑞雲小姐、張溫虞小姐、黃昭輝先生他(她)們的家屬，我永遠有一份最誠摯的祝福和感激。

十九年了，我已奉獻了全部青春了，也許我的來日也不會太多了，此時此刻，撫今追昔，我難免會有許多複雜的感觸，於是我想當我離開人間的時候，我希望我的親友們在我的墓碑刻上什麼字呢？我覺得自己已可以毫不羞赧地要求刻上：「奉獻者」三個大字。

施明德於火燒島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卅日

• 我希望在墓碑上放上我自己的照片，下面寫著：  
我信仰了，我堅守了，我奉獻了。

在黑牢中渡過廿一年的施明德，自四月一日開始，以長期絕食的行動，向國民黨政權做最

激烈的抗議。自七月一日開始，他將拒服任何流質食物，以絕食至死的決心，喚醒台灣人民

。讀了他於兩年前寫下的遺囑，看了他攝於火燒島的照片，默思他目前在「三軍總醫院」的

戰鬥，誰不想放聲一哭？誰不會熱血澎湃？誰不欲舉起槍桿？

# 發刊詞

從第一位飄流到台灣島上的先民開始，「追尋一個合理的新社會」是世世代代台灣人的共同希望。

數千年來，台灣人民曾經征服了飢餓，戰勝了寒冷，也曾經擊敗了外來的統治者。然而，台灣的前途卻從未掌握於台灣人自己的手中。

尤其在今天，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多麼令人憤怒的時代，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何等充滿矛盾的社會。

- 一個獨立生存了三十多年的國家，統治者卻硬要說它是另一個國家的一個省份。
- 一個年青人佔絕大多數的社會，它的政權卻操於一群老頭子手中。
- 一個築基於數百萬勞工的經濟，它的資產卻集中於少數幾個家族。
- 年青學子天天被逼著讀書，卻讀不到先民抗暴的歷史。
- 人們努力著美化自己的住屋和衣著，卻讓周遭的空氣、河流、和原野日趨污濁。
- 絕大多數國家已不再興建核能電廠，它卻癡狂地大蓋核電廠。
- 許多人天天在飢餓線上掙扎，街頭巷尾卻充滿著吃喝玩樂的場所。
- 許多人想要回鑿鄉土，許多人卻想要趕緊離開它。

這就是今日的台灣，這就是沒有明天的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台灣的今日。這就是殖民、封建、特權三大毒素製造出來的社會。

台灣會不會有明天？

有！我們相信台灣會有明天，假如我們能及時喚醒年青的大眾。

『台灣新社會』月刊就是我們希望用來吶喊的工具。

我們相信，危害台灣社會長達四十年的殖民、封建、與特權三大毒素，必須經過一個波瀾壯闊的、具有本土性、進步性、草根性的群眾運動才能澈底清除。以本土對抗殖民、以進步取代封建、以草根消滅特權，就是今日台灣政治、社會、文化運動的目標。也唯有這樣的目標才能集結最廣大的群眾力量，才能掀起一個不可抗拒的群眾運動。

『台灣新社會』月刊的目標就是要推動這樣一個具有進步性與草根性的本土化運動。我們希望以這塊公開的園地來探討台灣人的前途問題，來追尋台灣人的理想社會，我們懇切希望透過開放的探討與熱情的追求，來集結願意無條件奉獻的台灣子民，來完成數千年來台灣人尚未完成的夢。

讓我們共同來開創台灣人的新時代！

讓我們攜手來建設台灣人的新社會！

王建生

發行人：王建生

編輯：台灣文化社編輯委員會

出版：台灣文化社

編印：台灣文化事業公司

『台灣新社會』月刊訂費（美金）

美國地區：一年20元，二年35元。

美國以外地區：一年35元，二年55元。

永久訂戶：500元，榮譽訂戶：1000元。

# 台灣新社會 目錄

封面裡：向施明德致敬，向施明德學習

發刊詞 王建生 1

## 本期專題

走向廢墟之路 江浩然，陳湧泉， 3

----核能問題探討 黃詠森，王建生，

核能，何能？ 4

台灣興建核電廠考慮週全嗎？ 7

----台電各種理由都站不住腳

核廢料的處理--「我們也沒辦法！」 10

從一隻白鷺鷥看台灣核電廠的安全性 11

核電廠萬無一失？ 13

----核電廠意外事故頻繁

核電廠的「梭哈」與特權 15

核電抗議 16

核電便宜？ 17

----台電連哄帶騙！

## 時事短評

又見「車輪牌」偷渡 / 救救下一代 / 黃立夫 18  
如此「秘密投票」

## 政經論壇

「託管掛帥」 意先 20

----為中國對台政策正名

## 第三世界

阿爾巴尼亞革命經驗談 洪哲勝 22

憤怒的南非 張亞因 29

----粉碎種族隔離制度

## 人物素描

咱復拚一遍，おじさん！ 陳婉真 35

## 文藝園地

「宵夜談」迷你劇：筷子衛生 柯棟材 40

「寒夜三部曲」讀後感 趙越 42

『台灣新社會』稿約 48

編者的話 48

封底裡：煤礦工人

# 走向廢墟之路

## 核能問題探討

江浩然 陳湧泉 黃詠森 王建生

四十年的國民黨統治，在台灣留下了許多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建設」。其中，潛在威力最強，威脅期間最長的可能要推興建於台灣南北的三座核電廠了。

核能電廠安全嗎？廢熱對生態環境沒有影響嗎？核電便宜嗎？核燃料的來源可靠嗎？核廢料能安全貯藏嗎？核電廠廢廠後能妥善處理嗎？這一連串令人焦灼的問題，台電都連哄帶騙地敷衍過去了。在人民尚來不及群起反對之前，它已急急忙忙蓋了三座核電廠。

已有三座核電廠的國民黨尚不「知足」，年初它又要動手興建核四廠，然而人民終於覺醒了，台灣各地響起了反核電的聲浪，面對這突來的反對浪潮，國民黨於五月初宣佈暫停興建核四，但是國民黨是最擅長食言的，誰能相信它這一次不會食言？

即使不興建核四，二十多年後的台灣仍將有三座必須與人民隔離的放射性廢廠。而在廢廠之前，這三座核電廠時時都有發生重大事故的可能。一旦發生，台北、基隆一帶勢必盡成廢墟……

核電廠的問題不但需要深思，需要探討，更需要行動。只有在反核電的力量匯成一股巨流後，台灣才能避免走向廢墟之路！



# 核能，何能？

“我們這一批吃核能飯的人，與人類社會作了一次符士德式的交易”

——亞爾文·外恩伯格之語。

(外恩伯格博士是前美國橡樹嶺國立實驗室主任，符士德是日耳曼故事中的一人物，曾將其靈魂售與魔鬼以換取權力與知識。)

一九五六年，蘇聯Kyshtym附近發生核廢料爆炸事件，受到輻射性污染的地區約有台北縣面積的一倍半。

一九七九年，美國賓州三哩島發生核電廠意外事件，一個反應爐完全毀掉。

下一次，核一？核二？核三？

## 什麼是核能？

當一個原子核分裂時，或兩個原子核融合為一個原子核時，微量的質轉變成為大量的能，這種能就叫做核能。

## 核能，為何能發電？

目前用於發電的核能均來自核分裂。核分裂所產生的大量熱能可使水化為高溫高壓之蒸汽而轉動渦輪機產生電力，其發電原理與火力電廠利用

煤、油或瓦斯的熱量將水化為蒸汽推動渦輪機之原理一樣。

核電廠的核分裂均在反應爐中進行。用於核分裂反應的原料叫做核燃料，一般使用的核燃料係分裂性元素，如鈾-235。在適度的控制下，核分裂產生的粒子可撞擊其他原子核而產生連鎖核分裂反應，反應爐產生熱之速度即經由連鎖反應速度之調節而控制。

核電廠中之主要裝置，除反應爐外，尚有冷却水循環系統，渦輪機，及蒸汽冷凝器，利用核能而產生之高溫高壓蒸汽，在推動渦輪機之後，壓力與溫度均降低，排入蒸汽冷凝器內，使蒸汽凝結為水，凝結水經過濾淨化處理後再由泵(pump)送回反應爐核心。

蒸汽冷凝器內有許多冷却水管，海水(或河水)在冷却水管內部流動，蒸汽則在水管的外面通過，蒸汽受海水冷却後凝結為水，海水則因吸收蒸汽之熱導致溫度升高。

蒸汽凝結水與海水由冷却水管的管壁隔離分開，冷却水管必須用特殊合金材料製造以防海水腐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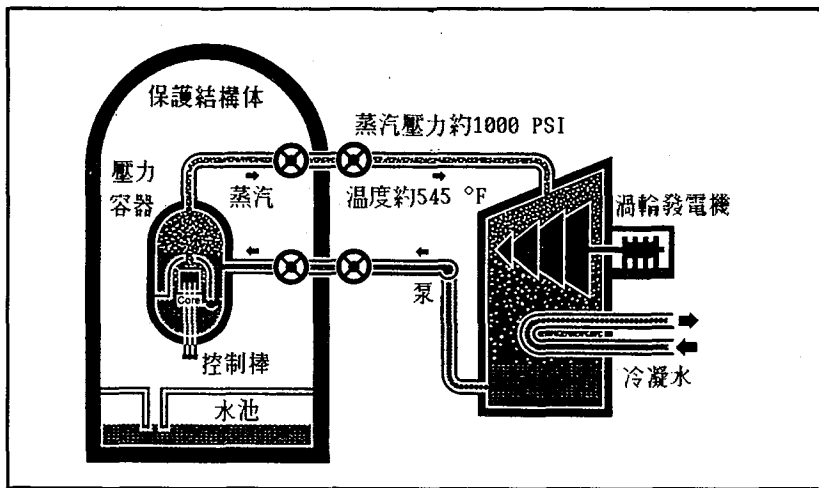
在一般核能電廠所使用之反應爐有加拿大重水式，法國氣冷式，美國沸水與壓水式等。

## 台灣的核電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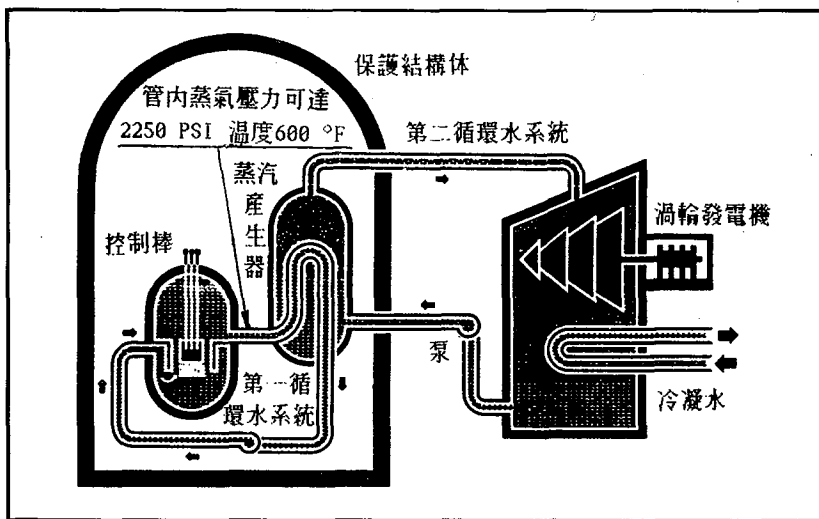
圖一是台灣核一、二廠採用之沸水式反應爐(Boiling Water Reactor)，由美國G.E.公司製造，其過程是冷却水吸收核分裂產生之熱量後，直接在反應爐化為蒸汽，以供渦輪機之用。同時，核燃料發生的熱量為水吸收後，可使其溫度保持在某一限值之下，以防止過熱。因此反應爐內的水兼具有冷却核燃料的功用。反應爐的冷却水不僅應為淡水，且應經過淨化處理以維持高純度的水質，使其含有的溶解氧與礦物雜質濃度降至極低限度，以抑制腐蝕並預防水中雜質積附於傳熱面，同時避免水中雜物在反應爐內接受輻射後活化而具有放射性。

沸水式反應爐的缺點是冷却水直接進入核心，易受輻射物質的污染，維護困難，因此各國鮮少採用。

圖二所示的壓水式反應爐(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為核三廠所用，由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Corp.)製造。與核一、二廠不同之處是它有兩個循環水系統。第一循環水系統內的冷却水，在反應爐內取得熱量後，於蒸汽產生器內利用熱交換原理使第二個循環水變成蒸汽來推動渦輪機。



圖一 核一、二廠所採用之沸水式反應爐



圖二 核三廠所採用之壓水式反應爐

## 中國併發症

### ——爐心熔化

由於反應爐核心在沒有冷却水時，能導致高達華氏五千度的高溫，使反應爐金屬層與保護結構體融化，在普通核能電廠為防止過熱，必需有每分鐘數百萬加侖的冷却水輸入核心，這也是為什麼核能電廠都設在海邊或河邊。

在冷却水系統失去功能的意外中[如管閥 (VALVE) 在核心壓力容器內破

損]，因冷却水不能流經核心，緊急核心冷却系統 (ECCS)，必須在15到30秒內將大量水灌入反應爐，才可阻止核心溫度的升高。如果超過15到30秒而ECCS不發生作用，核心溫度失去控制，即導致核心熔化 (Meltdown)。

美國核子管制委員會曾作過電腦模擬與小規模的模擬試驗，結果顯示在緊急情況時，ECCS 還是不能有效的冷却核心。

圖三是冷却系統失效後爐心熔化的步驟，核能專家戲稱之為“中國併發

症”(China Syndrome)，其意為在美國的爐心融化後能熔穿地球內部各種地層而到達地球的另一邊——中國，使中國也受到輻射災害，雖然高溫白熱化的核心實際上不會貫穿地心，而到中國，但是它一接觸地層內的地下水，即產生蒸汽爆炸，水蒸汽帶出的輻射量預測將比廣島原子彈之輻射量強上數千倍，受害面積也將廣達數千平方哩，家畜人類的傷亡不可計數，農地在數百年間都不能耕作。

## 為什麼放射綫

### 有危險性？

放射綫能摧毀生命

——特別是人類

一個人暴露在放射性元素所散發出的高劑量放射綫，四十八小時內會導致死亡。

在兩千到三千侖目 (放射綫測量標準, ROENTGEN-EQUIVALENT-MAN, 簡稱REM, 照一次X光的劑量約為一侖目) 能導致腦細胞腫大, 壓迫頭骨而造成腦溢血。它也能導致人體發燒, 暫時性精神錯亂, 精神異態, 肌肉失去控制, 並經短時期清醒後, 隨即死亡。

在五百侖目劑量照射下, 人體細胞會停止分裂, 皮膚潰爛, 毛髮脫落, 嘔吐、腹瀉、腸胃出血, 白血球及血小板 (保護人體防止感染及血凝因子) 破壞, 最後死於細菌感染與腦部大量出血。

倖存者將患上癌症 (大部份為白血球過多症) 和基因的損害。他們的下一代經基因突變而導致疾病與畸形, 如先天性心臟病, 蒙古癡呆症等。

猝死或是慢性癌症和遺傳性基因損害程度端視放射劑量多寡, 從高量的





次大戰中而使用於原子彈。

它是宇宙中最毒的物質。

鎊的名字是由PLUTO(地獄之神)而來。一位發現鎊的科學家形容它有“惡魔般的毒性”。它是鈾分裂時的產品，在自然界中僅存有微量。

一磅的鎊散佈於大氣層中能導致九十億人(目前世界人口的兩倍)得到致命性肺癌。

一盎司(大約一湯匙的份量，因為鎊很重)能殺死二億人，百萬分之一公克就能導致癌症。

平均一座核能電廠一年能生產四百到五百磅的鎊，其多寡要看反應爐核心的使用年齡，反應爐用過一段時間後，需將核心棒(含有鎊及其他放射性廢料)取出，而代之以新的核心棒，如同鈾一樣，鎊也可產生核能。

由上可知，鎊是如此的可怕，我們再看看鎊的半衰期竟然長達24,360年，人類的歷史到現在有記載的也都還不超過一萬年，假如中國歷史中的秦始皇時代興建的是核能電廠，而不是萬里長城，今天觀光客還不能去“瞻仰”那偉大的建設，因為其放射量還足以致人於死。今天國民黨執意在台灣興建核能電廠，而台電對核廢料妥善處理，也還停留在“莫塞羊”的階段。

### 核能電廠的使用年限?

核能電廠基於輻射對反應爐結構的破壞(不是發電機組)，其壽命只有三十年。廢廠後的處理，估計需要三到五年的封廠時間，而後卸下來的零件都需以核廢料之程序處理，據保守估計處理一個核廢廠所需花費的金錢，要在一億美金以上。

台灣新社會 1 1985.7.

# 台灣興建核電廠 考慮週全嗎？

## —台電各種理由都站不住腳

### 安全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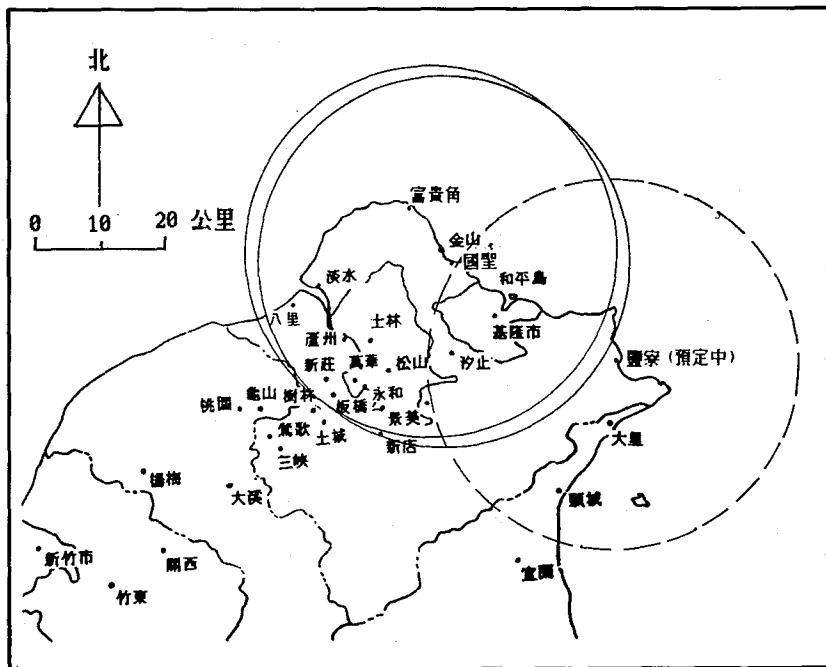
許多因素可能造成核電廠的意外事件：地震、人為破壞、設計與操作錯誤、以及管路系統腐蝕。意外事件小則可能傷害操作人員，大則可能導致爐心熔化。

在美國現有核電廠的管制區是以半徑廿哩(卅二公里)為標準，而台灣的核能電廠只有一公里半的管制區，在地小人稠的台灣，其實台北市就包

括在卅二公里的核一、二廠管制區內(見圖五)聽起來讓人覺得可怕，而國民黨也未曾對台北市民有任何核電廠緊急事故疏散的演習，一旦發生重大事故，市民只有坐以待斃。

在各種可能造成意外事故的因素中，地震最難預測但時時都可能發生，台灣的地震大多來自斷層。

核一、二廠及議建中核四廠之間，到現在為止，已發現了六條斷層(見圖六)，核三廠也介於二條斷層之間



圖五(A) 核電廠32公里影響區

(見圖七)。

屬於中新世(MIOCENE)及上新世(PLIOCENE)地質構造的台灣北部的這些斷層,毫無疑問應屬於活斷層,這些活斷層時時刻刻都有滑動的可能。一旦地層滑動,在低於美國地震設計標準下興建的核一、二廠,是否能夠承受,實值得懷疑。同時,地震後可能產生的海嘯,會不會造成冷卻水供應的中斷?核電廠內管綫會不會產生破裂而致使輻射外洩等等,都是很讓人憂慮的。

在美國許多核電廠所發生的意外事故,主要導因於設計錯誤,操作不當,以及管路系統的腐蝕。這些因素也都存在於台灣的各核電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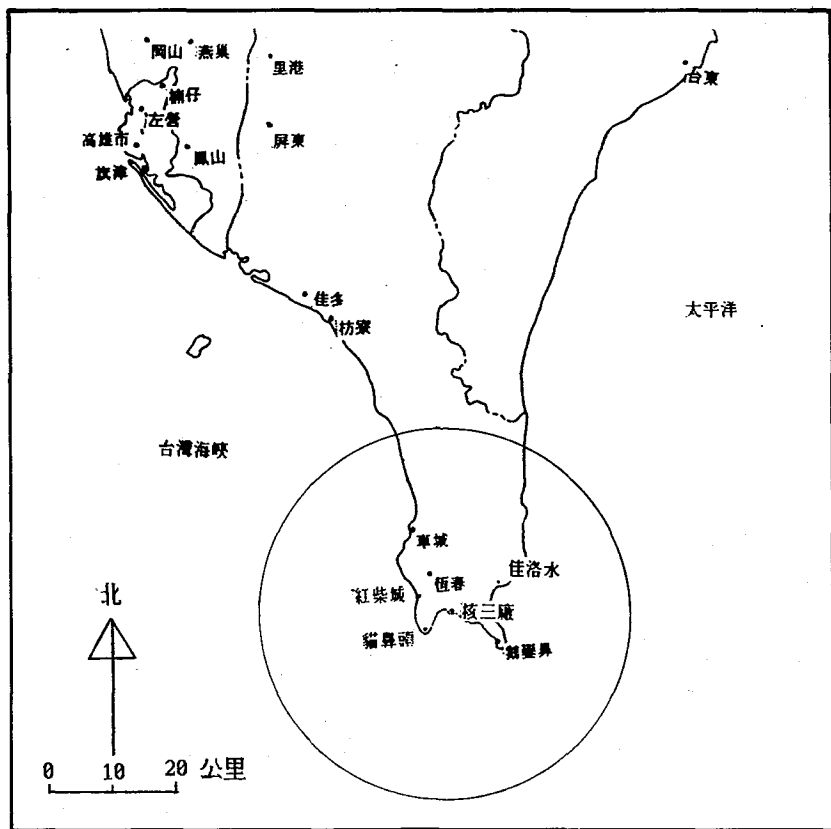
### 生態問題—— 奇怪? 怎麼沒魚了

針對核一、二廠排放熱廢水是否會影響附近海域生態環境與資源的問題,中研院與省水產試驗所等機構都曾提出研究報告,可是一樣的海水,却有不一樣的報告。對金山、萬里近海魚獲量的減少,各有說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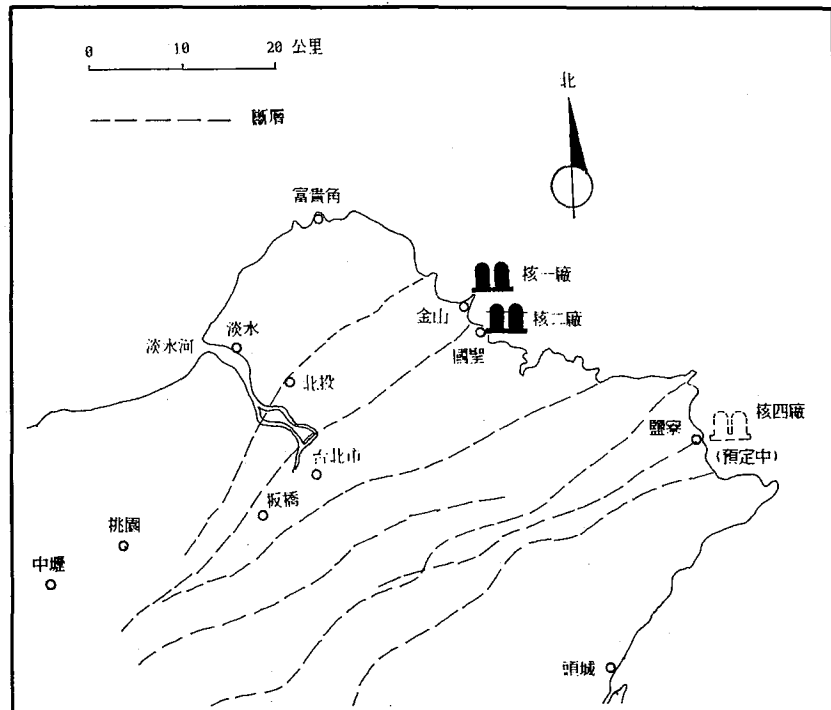
中研院是受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自核一廠一號機發電運轉前三年的1974年7月開始,連續研究至今,其經費由原委會與台電共同負擔,研究結果是直接對原委會負責的。

其截至1984年六月止,累積十年之主要結果為:

- 電廠出水口熱廢水擴散範圍不超過一公里距離,五公尺深度;附近沿岸表層性漁獲量減少而底棲性魚類則變化不大,綜合十年來各項研究顯示,其海域生態資源等沒有顯著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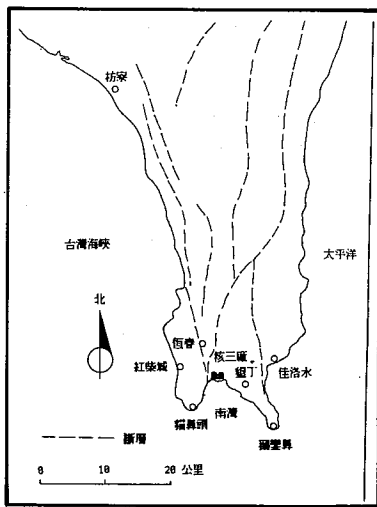


圖五(B) 核三廠32公里影響區



圖六 三個核電廠間的斷層分佈

方式  
相差  
三平  
度以  
"不  
民則  
廣大  
在"家  
廠開  
不得  
船到  
一天  
是嗎  
說海  
漁船  
台灣



圖七 介於二條斷層的核三廠

省水產試驗所經研究後則明確指出：

----核一、二廠出水口方圓五百公尺海水溫度已提高攝氏六至九度，導致迴遊性魚類如鰻魚苗、虱目魚苗、烏魚苗等無法靠近，影響沿海漁業生存。

工業研究院也參了一腳，以遙測方式，測得核一廠出水口之海水溫度相差高達攝氏八度至八度半，其周圍三平方公里內之海水溫度至少提高一度以上。對漁業資源有沒有影響？則“不敢講”。

核一、二廠所在的金山、野柳漁民則指出：從野柳到富貴角(圖六)的廣大海域，目前已經無魚可捕，從前在“家門口”捕魚的方式已隨核一、二廠開始發電而“無這種好光景”。因此不得不向漁會借錢改換五十噸的大漁船到遠處去覓魚群。從前在沿海作業，一天至少可撈個二、三千公斤的漁獲，是吃不垮的“金山”。他們對核電廠所說海水溫度“只”增八度，不以為然。漁船經過排水口附近，能看到“白烟”

冒起，拉起漁網手也是覺得熱熱的。雖然他們不是“專家”，但魚抓了幾十年，也可算是“師父”，水的溫差一定不只八度。至於積欠漁會購船貸款達二千多萬，漁民也表示：“生吃都嚙夠，按怎晒乾”。

至於核三廠，在南部海域，破壞生態之說，在社會傳述已久。台電公司則表示：

----外界指責核三廠破壞生態，造成珊瑚大量死亡的說法，純屬子虛。

在南灣小礁砧附近的珊瑚大量死亡，核三廠表示與其無關而是屏東縣政府疏濬後壁漁港，包商把泥土倒在

出水口附近，使面積四萬七千八百多平方公尺的珊瑚被泥沙掩蓋死亡。台電董事長則說：核三廠排出的熱廢水經台大與成大專家學者一再研究，發現對海底資源“略”有影響，但範圍絕不超過三百公頃，也不會超過三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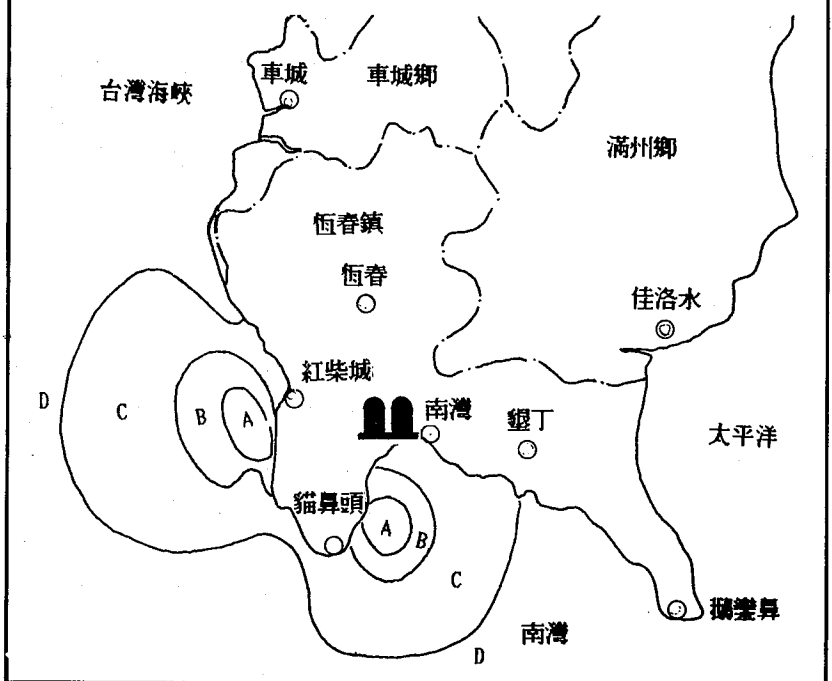
但是，日本的東急顧問社，對核三廠熱廢水排放從事研究，指出：

----海中生存環境比陸上安定，海中生物在這種環境生存了幾千萬年，處於極安定狀態，所以只要海水狀態有些微變化，這些長年處於極安定

圖八：日本東急顧問社調查核能三廠熱廢水排放影響水域生態示意圖

A: 幾乎所有現存珊瑚類皆死亡，惟有深度為5公尺以上之處尚殘存幾許  
B: 石珊瑚類及海藻類有受害傾向，2公

尺以內之深度，尚有少數珊瑚殘存  
C: 稍可見生態系變化，潮間帶或1.2公尺處之貝殼、海藻類之種類構成富變化。貝殼類及海藻類有大繁殖之可能性。  
D: 不受熱廢水影響。



狀態的生物生態體系就會崩壞。

東急顧問社在報告中指出，根據南灣海域的海水測定數據顯示，自核三廠開始運轉後，每年六月至九月的最高水溫均超過30℃，七月至八月則超過31℃，這兩個月平均水溫也達29℃，核三廠排放的熱廢水，將使七、

八兩月南灣水域出現最高溫達34℃，平均溫度也有32℃，而珊瑚類生物生存環境的溫度上限是31℃，熱廢水的排放，將對南灣及紅柴海域的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圖八為核三廠水域生態示意圖。

台大海洋研究所所長楊榮宗說：核三廠如開兩部機，則每分鐘排出六

十八萬三千七百三十加侖，溫度高達35℃的水，而南灣珊瑚生長的臨界溫度是31℃。雖然南灣珊瑚對水溫的反應因種類及溫度高低而有差異，但溫度達到33℃以上，珊瑚只需數天即死亡。

在各種不同的看法中，最難令人相信的顯然是台電的說法。

## 核廢料的處理——

### 「我們也沒辦法！」

台電一再強調，鈾燃料運輸便捷，不易受阻，將來鈾燃料來源是否會受少數幾個出產國控制，雖然還是未知數，但目前台電的說法，還算可信。不過使用後的核廢料，仍具有傷害力很强的輻射性，因此儲存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運輸更為不便。

根據報導，德、奧等國擬以美金60億的代價，將他們歷年來積存的五千噸核廢料委託中國埋在戈壁沙漠，這一計劃充分顯示核廢料處理的困難，更表明了處理核廢料的昂貴費用。

一九八四年十月廿三日『時代雜誌』報導，從法國運送核廢料(鎊)到日本的船隻，必需動用美國人造衛星的偵測以及許多國家的軍艦護航，更顯示核廢料運輸的困難。

現在，再看看台灣核能電廠對核廢料的處理，四月十四日華視的「新聞追擊」節目，有一段由台北市議員趙少康，立法委員林鈺祥與台電技術處處長林英，核能燃料處處長徐錦棠的對話：

趙(趙少康)：廢料處理是大家很關切的問題，現在蘭嶼儲存的廢料是什麼？

林：貯存在蘭嶼的是受到污染的工具，如衣服等，這些廢料用水泥固化後，放射線非常低。

趙：那麼放射線最強的是那種廢料？

林：輻射最強的是用過的核燃料，原委會、台電及有關機構已經組成專案小組，訂定處理計劃，“希望”找出一個合適的處理方法。

趙：現在還沒找出來？

林：是。

趙：金山廠高輻射廢料放在何處？

林：在廠內廢料池。

趙：可以儲存多久？

林：十年。

趙：十年後，若找不出妥善的方法怎麼辦？

徐：我們已開始規劃中期儲存廠，以盡量不影響環境為原則。

趙：目前有沒有找到適當地點？

林：還沒有。

趙：儲存廠需多大面積？

徐：約1.2公頃。

林：歐洲國家遍尋不到廢料儲存



場地，最後才找到中國大陸，準備埋在戈壁下。台灣面積這麼小，要放在什麼地方？目前埋到蘭嶼的廢料，在包裝、運輸上，還是很粗結，以這種態度處理，將來問題很大；而且，高輻射廢料怎

麼辦，目前還沒有答案。

從一九八二年五月開始，蘭嶼的雅美族便被強迫接受從核電廠運來一桶又一桶的核廢料。這些核廢料無限期定居在蘭嶼龍門地區的“國家核廢料儲存場”。保守估計，不出九年，這個儲存場將被三個核電廠的廢料所填

滿，屆時蘭嶼將成“萬年核廢料之島”，而這些核廢料也將毀掉這個原始、美麗的小島。

僅僅三年的儲存，蘭嶼兒童已有罹患怪病的現象，村民說：這是過去所沒有的現象。

## 從一隻白鷺鷥 看台灣 核電廠的 安全性

四月十四日在島內的華視「新聞追擊」節目上，台電技術處處長林英指出：

一核能電廠若發生事故，絕不會像原子彈般爆炸；雖兩者都以鈾為原料，但原子彈的含鈾濃度達百分之九十以上，而核電廠只有百分之二、三，因此後者不可能爆炸（註）。核電廠最危險的問題是，爐內燃料熔化，放射綫外洩，而這種危險的機率平均只有十萬分之一。

這段話不禁令人聯想到當今美國航空安全技術的發達，民航客機失事率也號稱只有十萬分之一。但是，同樣的飛機交給國民黨的關係企業，華航、遠航，是否仍能維持十萬分之一的失事率？實在很令人懷疑。從三義因飛機維護不當而造成的空前慘劇到太平洋上空爲了省油而失速墜機，險些釀成巨禍，這些視人命如草芥的例子來看，林處長十萬分之一的豪言，實在令我們這些住在核一、二廠二十哩內的台北人擔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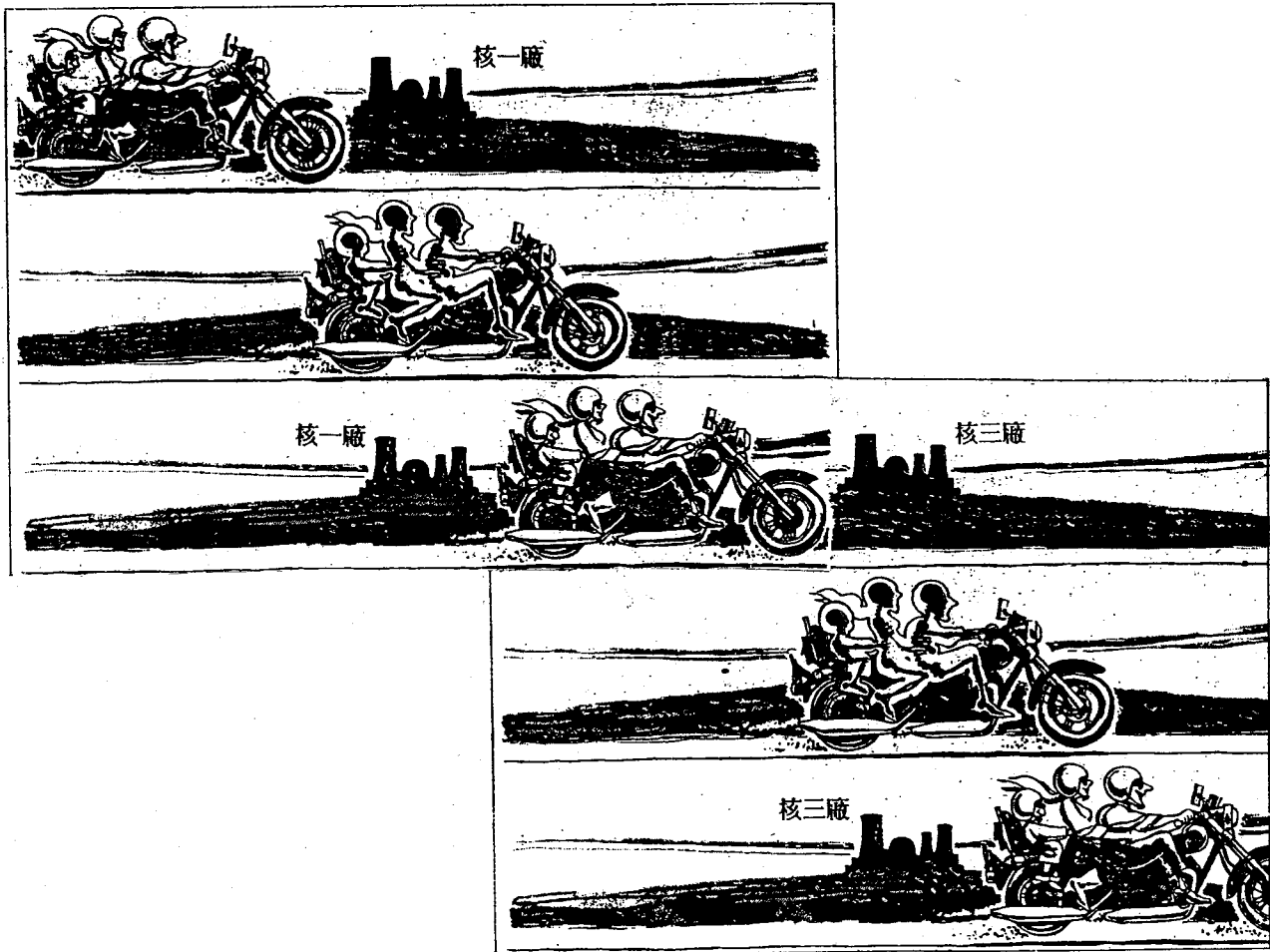
四月十六日下午一時廿五分，遠航編號B2621，自台北飛往台南的波音七三七型客機，正在跑道滑行準備起飛時，右引擎突然發出「碰！碰！」兩聲而停止運轉，致使機身失去平衡，偏離滑出跑道。經初步檢視，引擎的渦輪葉片損壞相當嚴重。遠航立即找來一隻羽毛齊全的白鷺鷥，在原因尚未查定之前，即肯定它就是肇事元凶。

遠航展示的這隻「金剛不壞之身」的白鷺鷥，以其肉身與高速轉動的合金渦輪葉片相撞，竟然還保持其羽毛的完整，而將金屬葉片撞壞，令在場記者嘖嘖稱奇，紛紛提出問題反問。

被「撞破雞規」的民航局官員「見笑轉生氣」，官腔十足地說：

一政府的事，爲什麼都要公開？交通部次長更肯定地說：  
一飛機引擎吸進外物，不是維修的問題。

在被詢及民航局將如何檢查故障引擎時，副局長左宗惠竟然回答：



騎機車 遊台灣 從核一廠到核三廠

「不知道，答不出來，你們去問業務單位，我現在有外國人來看我，必須先走失陪。」

在這種節骨眼上，還只顧他的「外國朋友」，而對關係千萬「國人性命」的安全問題，卻不屑一顧，這種心態，並不只民航局、交通部才有，在整個國民黨行政體制內，俯拾皆是。

今天，國民黨把「美國朋友」，不敢要的核能電廠，一座又一座地強行搬來台灣。台灣國民已再「三」忍

讓，而國民黨又執意興建核四廠，計劃核五廠。將來出事時，難保不會說出「政府的事，為什麼要公開？」，那時台灣人死得不明不白，可真冤枉呢！

註：核能電廠核子反應爐會不會像原子彈般的爆炸，這個問題常引起專家們的爭議。在以前從不考慮其會發生爆炸，因為核反應爐燃料含鈾濃度只有3%。但是，最近Dr. Webb 指出1000磅的鈾（核廢

料）濃縮到臨界質量(Critical Mass)時有爆炸的潛在可能。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內部檔案，蘇聯的烏拉山就曾發生核廢料儲存地，放了太多的核廢料而產生劇烈爆炸，雖然蘇聯封鎖消息而詳情不知，但由當地居民的訪問中這次的爆炸不下一顆原子彈。



# 核電廠萬無一失？

## —核電廠意外事故頻繁

台電常常說：「核電廠萬無一失」。

果真萬無一失嗎？即使萬中只有一失，這「一失」會在什麼時候發生？會造成什麼後果？讓我們先看看在美國發生過的幾件驚人之「失」。

1975年，發生於美國阿拉巴馬州的勃郎費利(Brown's Ferry Plant)意外事件，起因是工人在控制室底下檢修電路故障後，以蠟燭之火測試控制室地板的電纜通口是否密封，由於燭火過于接近纜線絕緣的橡膠物質，突然引起火焰，並迅速沿著電纜蔓延至反應室。因缺乏適當的防火設備，大火燃燒七小時之久才被控制，核電廠的冷卻系統因此受到極大的損害，這是核電廠人為意外事故的第一次。

1978年10月發生于愛達荷州聯邦政府實驗室的意外事件，是由於值班的管理人員全副精神在觀看著當時正在電視上轉播的世界級棒球決賽，在一片叫好聲中，未警覺到在鈾處理過程中發生的緊急狀況，以致未及時對連鎖反應作迅速的控制，一直等到輻射警鈴大作，管理人員才衝進控制室，把反應停下來，但已太晚矣！

1979年發生於賓州三哩島的核電廠意外事故，導因於冷卻系統機件失靈，而操作人員在緊急處理時又做了錯誤的判斷，以致反應爐內溫度急劇升高，內部機件破損，且有不少放射性化合物洩出。尤有甚者，在高溫之下反應爐內產生大量氫氣，因恐氫氣與氧氣混合發生爆炸，賓州的州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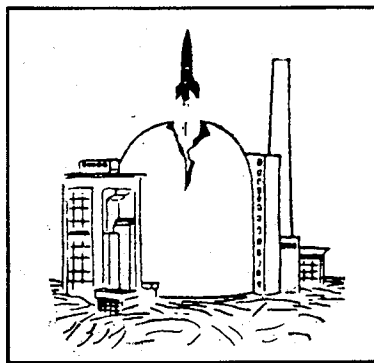
一度曾考慮大量疏散三哩島鄰近的居民。幸反應爐內沒有充分的氧氣，氫氣泡未曾爆炸，但反應爐已完全破壞，清除費用估計在美金五至十億之間。

反觀台灣，自從三座核電廠開始運轉迄今，停轉、冷卻水暫停供應、管線破裂等問題接二連三的發生，有的事件隱隱約約散見於報章雜誌，但大多數的事件在台電「事關機密」的藉口下被掩蓋了。宣稱「抱著核子反應爐比抱著兩個女人安全」的台電董事長，以台灣人民的安全為賭注，一意盡其掩蓋事件真相之能事，而對被公開的事件，則以「不可抗力」，「無關核能安全」等為由塞責，剝奪人民知的權利。下列是一些被公開的「意外」事故。

### 台灣核電廠事故一覽表：

| 時 間               | 地 點          | 事 故                                     |
|-------------------|--------------|---|
| 1978年10月          | 核一廠          | 嚴重洩出帶有放射性的氣體，美商搶修一個月，始獲改善。              |
| 1980年 8月19日       | 核一廠          | 冷却水入口被垃圾阻塞，造成循環泵進口細網及主凝水器水箱被堵住，冷却水供應中斷。 |
| 1980年 8月27日       | 核一廠          | 垃圾再度堵住冷却水入口，比上次嚴重。                      |
| 1981年 6月          | 核三廠          | 施工用的氣渦輪式發電機變壓器起火燃燒。                     |
| 1982年 1月 7日       | 核一廠          | 二位員工發生意外，受輻射感染，導致一人死亡。                  |
| 1982年 2月23日       | 核二廠          | 四位員工檢修廢料處理系統時，導致污染物粘附於身上。               |
| 1982年 4月          | 基隆石門鄉<br>垃圾場 | 台電拋棄核電廠廢物，致使整個垃圾場受輻射污染。                 |
| 1982年 5月初         | 核二廠          | 油漆意外，2人死亡 3人受傷。                         |
| 1983年10月          | 核三廠          | 一號機凝汽器的冷却水管斷裂，冷凝水洩漏。                    |
| 1983年11月23日       | 核二廠          | 海水滲入反應器，導致停機。                           |
| 1984年 5月          | 核三廠          | 附近海域大量珊瑚死亡。                             |
| 1984年 7月25日晚10:30 | 核二廠          | 跳脫 (Shut Down)                          |
| 1984年 7月25日晚10:31 | 核三廠          | 控制閥檢驗負載過重，導致跳脫 (Shut Down)              |
| 1984年 6月底         | 金山外海         | 運送核廢料的船隻與漁船相撞，廢料桶墮入海中。                  |
| 1984年10月          | 核三廠          | 受僱於該廠做潛水工作的三位員工，陸續生病，不治而死。              |
| 1985年 2月          | 核二廠          | 鍋爐幫浦發生故障。                               |

這些事故很清楚地指出，台灣的核電廠絕不是萬無一失的，因此，問題的重點已不是「核電廠安全不安全」，而是「如何減少台灣核電廠的意外事件」。



興建核電廠的目的地？

百的政  
可 (Eh.  
則是由  
管的月  
這  
跨國公  
的血汗  
的機會  
武器的  
黨的姓  
無保留  
產的安  
了  
釋，陳  
麼國民  
”結果  
地放區  
二，  
國奇異  
house  
進行其  
沒有特  
種



# 核電廠的「梭哈」與 特權

一，台灣核電廠的興建，是百分之百的政治交易。核一是由美國伊巴士可(Ebasco)公司承包的，核二，核三則是由美國現任國務卿休斯上任前掌管的貝泰(Bechtel)公司承包的。

這三項耗費鉅資的工程讓美國的跨國公司輕而易舉地收割了台灣人民的血汗錢，也給國民黨一個討價還價的機會，使它能向美國要求繼續維持武器的供應，繼續做它的主子。國民黨的奴隸心態與美國的市儈本質，毫無保留地指出：台灣人民的生命與財產的安全是他們不屑一顧的。

了解這一點以後，我們就不難解釋，陳文成與江南命案發生後，為什麼國民黨政權能從容編造故事，草草“結案”，為什麼美國會開一眼閉一眼地放國民黨一馬。

二，台灣核電廠的反應爐，是由美國奇異(G.E.)公司及西屋(Westinghouse)公司人員負責安裝的。在工程進行期間，台灣的技術人員與工人，沒有特別證件就無法進入工作區。

極具奴隸心態的國民黨則在各核

電廠施工處設置特別餐廳、游泳池、沙龍，等供美國技術人員享用。當然，台灣的技術人員與工人也被拒於門外。

當頭戴伊巴士可、貝泰、奇異、西屋標幟的安全帽的美國技術人士，大聲指責台灣的技術人員與工人，而後者只能默默接受的時候，我們知道台灣的核能科技主權是操於外人的。

而身負「科技轉移」之責，由台電與貝泰合資組成的泰興公司的高級技術人員及工程師，也絕大多數都是持有花旗護照或綠卡的“國人”。他們心裡有數，一旦台灣的核電廠發生問題，他們可以馬上遠走高飛，在這種環境中，要提昇台灣核能的科技水準顯然是痴人作夢。



喔！他又長高了！

# 核電抗議

世界各地的人民，已經逐漸覺醒了。他們開始領悟到，核能是禍，不是福。回憶因精確測出電子的電荷與質量比率而獲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密力肯，曾在二十年代錯誤預言：“人類將永遠取不到原子裡的能源”。我們禁不住要說：“當時擔任加州理工學院校長的密力肯博士的預言，假如是永遠對的話該多麼好”。

然而，在四十年代科技人員敲開了核子之門以後，人類已經失去了“沒有核害的日子”。現在人民唯一的選擇是防止核害的擴展。

自1979年美國賓州三哩島核電廠

發生嚴重意外事件之後，反核電聲浪逐漸傳播到世界各地。面對強烈的反核電浪潮，大多數比較民主的國家紛紛停建核電廠。

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晚，一位廿餘歲的男子，在高雄市台電營業處牆上，以紅色噴漆寫上“反對興建核四廠，陳蘭臬不要出賣台灣”十六個大字。這是台灣第一次公開抗議國民黨核能政策的事件。

與外國人民對核電的抗議行動比較，台灣顯然還剛剛起步，如何喚醒更多的人來參與反核電行列，是目前，台灣政治社會運動者的重要任務之一。



反對興建核四廠  
陳蘭臬不要出賣台灣

特勞  
「核  
無法

嗎？

Koma  
成本  
很明  
煤電

，最

需的  
一個  
電廠

撞擊  
此，  
廠為

間用  
用於

至少  
將來

台灣

# 核電便宜？

## ——台電連哄帶騙！

美國前原子能管制委員會主席史特勞斯(Lewis Strauss)曾經說過：「核能發電的平均成本，簡直是低到無法計算。」

核能真的能提供較低的發電成本嗎？

能源專家科馬諾夫(Charles Komanoff)曾對使用煤與核能發電的成本作一比較，表一是他所得的數字，很明顯地，在美國任何地區，核電都比煤電貴。

核電之所以貴於煤電有許多因素，最明顯的理由是：

一、基於安全考慮及緊急處理所需的特殊設備較煤電廠貴，因此興建一個核電廠往往比興建一個傳統能源電廠多出百分之五十。

二、由於設備經常受到放射線的撞擊，核電廠的壽命僅有三十年，因此，核電廠的折舊率遠比傳統能源電廠為高。

三、核電廠必需有將近一半的時間用於維護及填換燃料，因此實際使用於正常發電運轉的時間只有一半。

四、鈾燃料的價格在過去十年內至少漲了四倍以上，因為來源有限，將來的鈾燃料的價格必然繼續高漲。

五、核電廠之修護工作遠比傳統

能源電廠困難。修護核電廠時，工人必須在具有輻射危險而且高溫的環境下工作，因此容許的工作時間非常短暫，也因此大大提高了修護費用。在美國的印地安波特第一核電廠，曾為修護一個核能管道而動用七百名工人，費時八個月，耗費一百萬美元。

根據台電的計算，在台灣每Kilo-Watts 的成本是：核能新台幣三元四角，燃煤新台幣五元四角，台電如何得到這些令人懷疑的數字，外界的人無法得知，然而我們可以肯定，台電絕未將三十年後的廢廠處理費用、核

廢料貯藏費用、以及生態環境保護費用計算在內。這些費用的計算目前雖無一定的公式可循，但單從德、奧等國最近計劃以美金六十億的代價，委託中國在沙漠地帶貯藏核廢料來看，我們就可以對核廢料處理費用有一個粗略的了解。

顯然地，核電是一項昂貴無比的能源。台灣既無鈾礦，更沒有道理發展核電。就天然資源來說，台灣有豐富的水力、風力、太陽能、地熱、海潮、及農作廢物。這些能源之利用，亟待這一代台灣科技人員去開發。

| 地區   | 煤     | 核能    | 核能超過的成本 |
|------|-------|-------|---------|
| 東北部  | 5.5 Ⓞ | 5.6 Ⓞ | 18 %    |
| 中北部  | 4.6 Ⓞ | 5.4 Ⓞ | 18 %    |
| 南大西洋 | 4.6 Ⓞ | 5.2 Ⓞ | 11 %    |
| 中南部  | 4.2 Ⓞ | 5.4 Ⓞ | 23 %    |
| 中西部  | 4.3 Ⓞ | 5.4 Ⓞ | 25 %    |
| 西北部  | 3.6 Ⓞ | 5.4 Ⓞ | 49 %    |
| 加州   | 4.5 Ⓞ | 5.6 Ⓞ | 25 %    |

表一、煤與核能發電的成本比較。

電量單位：Kilo-Watts。



黃立夫

### 又見車輪牌偷渡

來自台灣的高爾夫球好手陳志忠，六月十六日在美國高爾夫球公開賽中表現了精湛的球技，贏得這項號稱世界最重要的高爾夫球比賽的亞軍。從電視畫面上，我們清楚的看到陳志忠無論在球技，風度，禮貌上均表現的具有大將之風，替台灣人製造了美好的形象。

令人感覺美中不足的是陳志忠所戴的帽子上右側加徽綉上了國民黨車輪牌黨旗。環顧與賽的世界各國名將，如西班牙國寶謝夫·巴列斯特羅，加拿大的戴夫·巴爾，南非的丹尼斯·華森以及西德的班赫·南格等等加上所有與賽的美國一百廿名選手中，沒有有人在帽子上綉上了其本國的旗幟，唯獨陳志忠與眾不同。

根據加州橙縣記事報的報導，這頂帽子上的旗幟是台灣旗，它是由台灣大使館（原文）公共關係組副組長阮金生（譯音）交給陳志忠在比賽時戴上的。就此我們了解，國民黨一向強調的政治不干預體育，政治與體育是分開的話，是天大的謊話。利用運動競技，大肆宣揚車輪牌黨旗，惟恐天下人不知有車輪黨的存在，而在台灣的報導亦八股式地宣傳國民黨的德



取自世界日報 1985年6月18日

政才有陳志忠今天的成就，儼如國民黨是萬能的。

此舉國民黨是開了大笑話而陳志忠亦糊裡糊塗的為國民黨的笑話背上了不倫不類之名。

我們知道運動競賽的宗旨和精神是促進全人類追求自由，平等，和平，讓全人類不分膚色，種族，國籍借著運動競技的機會，表現全人類的共同理想。但是國民黨卅幾年來在

台灣實施專制，外交節節失利，乃借陳志忠參加比賽的機會，企圖以運動選手的名譽，建立它的假象。

算了吧國民黨，帽子上綉上車輪牌黨旗是不會得到正面的效果而發揚沙文愛國情緒，反而是自己導演了一場以政治干預體育，破壞了運動競技的精神，叫人嗤笑你國民黨喪盡了風度。



圖：連續結夥搶劫犯邵秋景（一起）莫德光、洪文重、蔡水信、廖江山五名嫌犯，由法警押出時，表情各異。

取自民眾日報 1985年5月15日



## 如此「秘密投票」

近年來台灣漁船漁民被扣海外時有所聞，光是三年來就以百件計。今年初高雄地區漁民賀兆雄有鑒於國民黨，對漁民在海外被扣，不聞不問，拿不出具體的辦法來解決漁民危機乃發起組織漁民救援會，依靠漁民家屬的力量，採取自救自助的方法，直接保護本身被侵犯的權利。

國民黨對漁民福利問題，向來採取迴避政策。平時只叫喊些無關緊要的口號，到了漁民需要援手時反就置之不理。因此國民黨在漁民的心目中只是一隻會吠不會做的狗。

國民黨雖然整日不顧漁民，但是一到職業團體公職人員選舉時候，平日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大小官員，就競相大做舞台戲，亂開支票，謂將逐步改善漁民的生活環境，加強漁業發展等等不著邊際的空話。

例如今年四月廿七日漁民團體國大代表補選。事先內政部長吳伯雄與當時的高雄市長許水德就在高雄市朝陽寺舉行香拜祈求國泰民安，漁業發達，藉以討好漁民。但因漁民對國民黨官員的政治秀不感興趣。投票率只有



一、八成。尤其是屏東縣的投票率更低。更可笑的是漁民投票蓋章的投票區域竟然是毫無掩護，有如國民黨選舉總統時，國大代表亮票的情形一般

，嚴重侵犯了投票漁民的權利。

漁民被扣，國民黨不聞不問，舉辦「選舉」時，卻鬧出公開的「秘密投票」秀。這就是國民黨的本質。

## 救救下一代

猶記得三、四年前，剛從台灣省主席調升為內政部長的林洋港，在上任時大口出狂言，三個月之內要使鐵窗業蕭條。但三年後的今天台灣的鐵窗業並沒有蕭條，反而是生意興隆，而其他的犯罪則緊追無本小偷業之後。犯罪率之高居世界首位。犯罪的年齡也越來越年輕。

青少年犯罪比率提高，是台灣社會

之變態發展所產生的結果。貪官橫行使得一般教育和家庭教育幾乎全部破產。導致人人唯利是圖，笑貧不笑娼，直接影響了青少年心理，無法抗拒物質享受，燈紅酒綠的世界。在無法以正當的途徑獲得超越自身能力的享受之時，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轉往不正當途徑發展，這是台灣目前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最大原因。

上述的青少年犯罪，目前在台灣是日有所聞。久而久之竟對犯罪的嚴重

性不屑一顧，造成社會不正常發展。使整個社會充滿著暴戾氣。

當我們看到下一代，在犯罪被捕，上法庭時，那種神態自若，不將坐牢當一回事，大有了不起廿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的盲勇。我們當不盡感嘆，台灣社會的蛻變，已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國民黨不僅破壞了台灣的民風，民俗，它的黑手也正在污染我們下一代，純潔的心靈。

# 「託管掛帥」

## ——爲中國對台政策正名

意先

「一國兩制」的提法被推出後，中國政府可以說是政策性地進了「將來統一論」的階段。原則上，「統一」的日程表已經不再是「不久的將來」，而是「不定期的將來」。「不定期的將來」仍然蘊含「儘可能快的將來」，中國政府也不會放棄任何意外早到的可乘之機。但是在原則上，在政策上，「一國兩制」顯示出中國政府體認了「統一」的各種不易克服的困難。「統一，但不是現在」和「解放台灣」在日程表的意義上有著相當的差異。

如果上述「將來統一論」的說法成立，那麼一個必須馬上面對的問題是「託管」問題。換言之，在「統一」之前，台灣人民要交給誰看管，台灣土地託付給誰保管的問題。理論上，「託管」問題不必然存在，至少不必然以目前的形式存在，譬如說，假使台灣人民明顯地心向「祖國」，那麼便只有如何解除國民黨政權的問題，而沒有「託管」的問題。又譬如說，即使台灣人民一點也不心向「祖國」，「託管」問題也不必然存在；在國際主義或人民自決的原則下，畢竟仍然有明顯的文明的道路可走。「託管」問題存在，雄辯地指出了台灣人民的意向，也暴露了中國政府的本質。

中國政府已經決定把台灣交給國

民黨「託管」，這本來是很容易看出來的事實。但是「託管」的本質是以台灣人民爲假想敵，而受託的「牧羊犬」又是國民黨。這個事實却是喜歡站在「道德高地」(MORAL HIGH GROUND)上傳教的所謂海外統一派所不肯清醒地面對的，所以「託管」的問題好像還有一談的價值。

以今年三月李先念的仰光談話爲例，在江南命案的發展進入新高峰的時候，李先念公開宣稱「台灣的黨、政、軍、特務系統均可保持不變」(新華社)，其他中國新聞媒介又把特務系統「也可以保留」「並可以維持」地加以強調。談話見報後，海外統一派一般的反應是大惑不解，(中報)甚至在社論上以「石破天驚」稱之。不論是大惑不解還是「石破天驚」，不論這種姿態是有意還是無意的，都有一個沒有明言的假設，那就是：中國政府的這種立場是例外而非常態。這又意味著：「中國政府並不是真的這樣不講原則」。不論海外統一派是不是有心應用麥迪生大道的「深層心理學」的宣傳技巧，都有檢查一下中國政府的既定政策的必要。

一般討論中國政府近年來的對台政策時，都從一九八一年葉劍英所提出的「九條方針」談起。上述(中報)社論就是如此，並且說葉「九條」

沒有提到特務系統。葉「九條」確實沒有提到特務系統，但是葉「九條」提出之前三年，一九七八鄧小平接見美國專欄作家伊凡和諾華克的時候，就已經提出國民黨可以保留軍隊、警察、特務的保證了，這個保證鄧小平在一九八三年透過楊力宇傳話的「六點方案」中又重新提出一次，如果有甚麼「石破天驚」，應該是這個時候，即使說鄧小平一九七八年的話是口不擇言，對台灣人民視若無睹的葉「九條」提出後，外有台灣人民公開的批評，內有海外統一派私下的顧問，其後兩年間鄧小平儘有深思熟慮的資訊和時間，在這種情況下仍然第二次提出保證，足証「託管掛帥」早在一九七八就已經是鄧小平的既定政策，而七年來中國政府的言行也一貫地遵循這條路線，李先念的仰光談話不過是「託管掛帥」最新的例子而已。

也有些海外統一派(甚至一般人士)從統戰技巧的觀點著眼，而對李先念談話的時機(江南謀殺案震驚全球時)大惑不解。然而「託管」的邏輯是一以台灣人民爲假想敵，二以國民黨爲「牧羊犬」，在這個邏輯下，李先念談話的時機與其說是統戰技巧上的失誤，不如說是「託管掛帥」的適時運用。試看中國社會科學院北美研究所所長李慎之的話。李慎之說：

「如果台灣因接班繼承問題無法解決而發生內亂，中國將使用武力以解決台灣問題。」正當國民黨接班問題因為江南案而激化，而複雜化的時候，中國新聞媒介本來已經一改早期落井下石的趨向，轉而淡化江南案的處理。（連一句最關切的普武之事都好像忘記了）。李先念接著又適時發表仰光談話，只能說是爲了穩定接班危機中的國民黨政權。李慎之的論文則明顯地是在嚇阻台灣內亂的來源。台灣人民，這些都是鄧小平的「託管掛帥」的

年來既已一貫「託管掛帥」在先，忽略了這一點而爭辯是否應該「公開宣佈」的細節，正像批評中國政府對高雄事件的敵視態度，而自己隨時害怕台灣人民的反抗運動「走過了頭」，只不過再一次自我暴露海外統一派腳下所站「道德高地」的高度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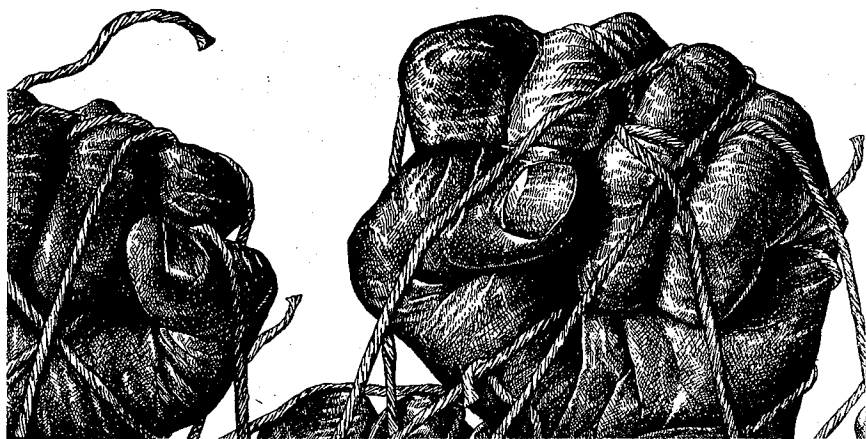
以道德原則的標準來衡量，中國政府「託管掛帥」的政策誠然令人遺憾，但至少也有表裏如一的好處。台灣人民可以客觀地根據事實，或者聽天由命，或者追求自主，不存幻想地選

我得到的回答，是全部毫無遲疑的否定句。沒有一個相信，目前的蔣經國和國民黨可能接受中共的和談建議。

奇怪的是，雖然他們對蔣經國和現在的國民黨領導階層並沒有抱一絲希望，他們還是一廂情願地希望蔣經國和國民黨會接受北京的邀請，走上鄧小平認爲相當慷慨的一國兩制的和談之桌。

這個蔣經國（國民黨）結，誰能解開？

一旦掌握了「託管掛帥」的邏輯，不難看出「奇怪」的不是鄧小平以下的中國政府，而是「我一再地強調，在文化民族感情上，台灣人民是心向祖國，是贊成統一」（同文六七頁）的「政治科學家」邱垂亮。懷抱「蔣經國（國民黨）」情結的也不是中國領袖，而是還寄望於將來（非「現在」）國民黨領導階層的「政治科學家」邱垂亮，而邱垂亮居然還自稱是主張尊重一千八百萬台灣人民的意願的



### 台灣人民要自決

邏輯的運用，是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政府對台政策的常態，而不是例外。海外統一派的驚訝是沒有外在的事實基礎的。建基於這種「驚訝」的批評和譴責也就顯得無力而虛偽甚至有在「深層心理學」層次貶中猶褒而自欺欺人的嫌疑。（中報）在評論李先念仰光談話的社論中說：「我們認爲，統一當然必須尊重台灣現狀，是得民心之舉，但公開宣佈允許台灣保留特務系統，從而加強其合法性，則是失民心之舉」，問題是「尊重現狀」必然包括「保留特務系統」。中國政府七

擇自己的道路。從這個觀點看，海外統一派出於情結或策略的各種補綴的努力，毋寧是比中國政府更不道德的。今年一月，邱垂亮又到北京去「上訪」了一個月，據他在四月份的（九十年代）的報導：

這次在北京，和中共的統戰高級幹部交談，對每一位，我都單刀直入地問：「你真的相信，在他有生之日，蔣經國會接受你們的和談統一建議嗎？」，「你真的認爲，目前的國民黨統治階層會和你們展開任何形式的和談嗎？」

李先念的仰光談話究竟爲了加強和談的誘因，還是爲了穩住接班危機中的國民黨代政權？李慎之的論調主要是爲了威脅國民黨，還是警告台灣人民不得「趁火打劫」？中國政府早已清清楚楚的用言論和行動提供了答案。中國政府的「義無反顧」宣佈了所謂統一大業的道德破產，海外統一派不肯面對「託管掛帥」的道德含義而有意無意地爲中共拖放煙霧，更進一步宣佈了所謂統一大業的道德破產。是「和談統一」還是「託管掛帥」，應該是正名的時候了。

# 阿爾巴尼亞革命經驗談

## 阿爾巴尼亞革命經驗談

### 阿爾巴尼亞革命經驗談

#### 阿爾巴尼亞革命經驗談

##### 阿爾巴尼亞革命經驗談

(上)

洪哲勝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爲了擬訂現階段台灣革命的工作方針，筆者研讀了數個國家的革命歷史，把注意力著重地放在武裝革命以前革命勢力醞釀期的那一段。筆者在閱讀當中得到不少啓示。有機會，想把這些心得發表出來，給有心推動台灣革命的同志參考。

本文想談談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革命經驗。筆者閱讀的是『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歷史』的前兩章，內容涵蓋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一年之間的建黨期，及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之間的解放國家建立人民政權期。該書是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編輯，於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中譯本由人民出版社於一九七一年出版。

### 革命思潮 - 由外輸入

一個社會要進行自己的社會革命，首先必須具備一定的經濟社會基礎。然而，進步的革命思潮卻往往可以從外面輸入。正因為社會已有它進行革命的物質基礎，輸入的思潮才能找到滋生的溫床，並化爲物質力量，變

革社會。

阿爾巴尼亞的共產主義運動於一九二八年，在科爾察建立了第一個共產主義支部。在這之前，

「民主力量的運動，工人運動的活躍和對現行制度的普遍不滿，已經爲開展有組織的共產主義運動奠定了必要的基礎。在工人、手工業者和知識份子中傳閱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在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文獻是在外國學習或工作，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並努力傳播這種思想的阿爾巴尼亞人從國外帶回來的。」(第十八頁)

從台灣人的抗日鬥爭經驗來看，在一九一五年西來庵武裝革命失敗後，台灣人的抗日鬥爭轉型爲民主運動，民族運動，及社會運動。而造成這個重大轉變的原因，除了台灣社會本身已經具備的經濟社會基礎以外，主

然而，進步的革命思潮卻往往可以從外面輸入。正因為社會已有它進行革命的物質基礎，輸入的思潮才能找到滋生的溫床，並化為物質力量，變革社會。

要是受到西歐民主主義，美國威爾遜總統所鼓吹的民族自決，及列寧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而這些思潮乃是留學日本及中國的台灣留學生所帶回台灣的。

蔣家政權深知這種進步思潮輸入台灣的嚴重後果，一直很小心加以防阻。這就是它為什麼要檢查信件，沒收圖書，及查禁進步書刊的主要原因。然而，為了有效傳播進步思潮進入台灣，蔣家政權的種種防線咱們必須加以打破。

但是，要有效傳播進步思想回台，咱們尤其重要的是必須掌握進步思想。台灣人在島內被蔣家政權束縛慣了，而且又被它們長期洗腦，以至於看到各種新思想，不是不感興趣，就是害怕排拒。——試問咱們台灣人當中有那幾個人好好地研究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毛澤東、金日成，及鐵托的著作？大家除了「盲目」對這些思想加以排斥以外，對它們了解多少？又試問咱們台灣人當中有幾個人知道誰是恩維爾，霍查？誰是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知道他們如何領導他們自己的國家從事革命及建設？又試問當大家對他們所領導的阿爾巴尼亞及羅馬尼亞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又有多少人對這兩個國家表示悲觀，失望，甚至嫌棄？

筆者認為目前在海外的台灣人中存有「反智傾向」。

不克服「反智傾向」，海外台灣人就無法掌握先進的革命思潮及革命方法，就無法好好扮演向台灣輸入進步思潮的「革命催生者」的積極角色

## 學習，學習，又學習

依靠一個只讀『四書』，『五經』的官僚來主持治河工程的時代，一去不返了。主持治河的一群人，必須精通水文學，氣象學，統計學，水力學，河流挾沙學，儀器學，應用電腦學，……

幹革命，推翻一個擁有現代化，制度化鎮壓暴力的蔣家政權，建立一個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的台灣新社會，難道比治理一條河流來得容易嗎？要從事這件工作的革命者，難道不需要比治河工程師具備更多，更深的知識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看看李卜克內西在『億馬克思』一文中如何描寫馬克思對學習的看法和態度吧。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大英博物館宏偉的閱覽室建成了，裡面藏有無數的寶貴書籍。馬克思每天到那裡去，同時也趕我們去。

「學習！學習！這就是他經常向我們大聲疾呼的無上命令。-----

「當其他流亡者日日夜夜在計劃著怎樣推翻世界，而又以『明天就開始！』這種麻醉劑來使自己陶醉的時候，我們這些『暴徒』，『匪徒』，『人類的渣滓』却坐在大英博物館裡，努力積累知識，為未來的戰鬥準備武器。」（參見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回憶馬克思恩格斯』第四十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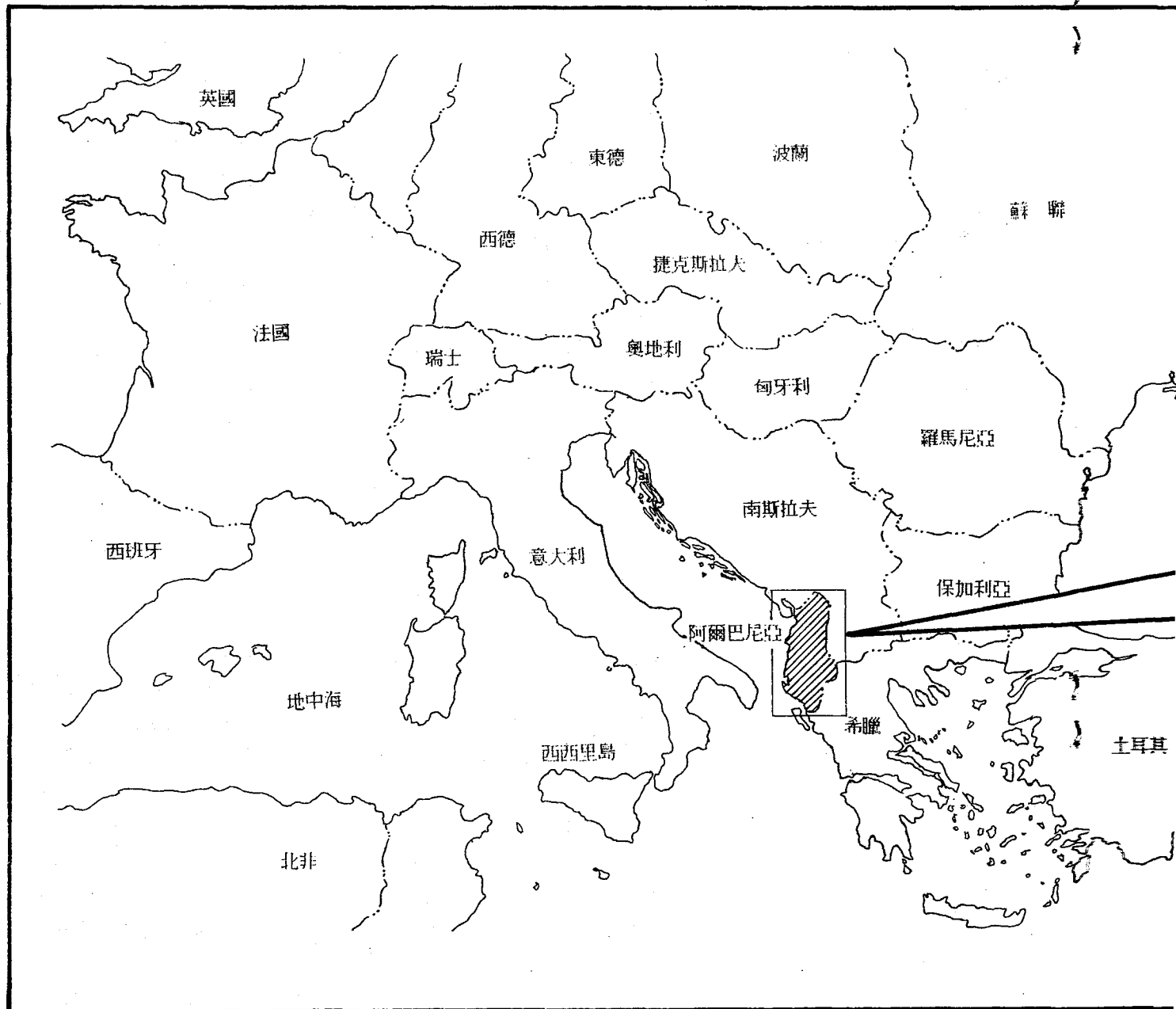
正是在同一個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

俄國流亡革命家列寧和中國流亡革命家孫文，也先後在那裡如飢似渴地學習。

阿爾巴尼亞流亡國外人士做些什麼事呢？

「一九二五年三月，他們維也納(奧地利)建立了一個叫做『全國革命委員會』的民主

不克服「反智傾向」，海外台灣人就無法掌握先進的革命思潮及革命方法，就無法好好扮演向台灣輸入進步思潮的「革命催生者」的積極角色



二革命  
島地學  
些什  
他們  
一個叫  
民主

「學習！學習！  
這就是他經常向我們大聲疾呼的無上命令.....」

組織，而一批革命青年，即『團結』協會過去的一些成員，都到蘇聯去了。他們當中一部份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的人，進入共產國際舉辦的政治學校和訓練班學習，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知識武裝自己。」(第二十一頁)

----他們學習！

一九三〇年回去阿爾巴尼亞的著名活動家阿里·凱爾曼第，要求科爾察小組「把秘密工作同公開工作結合起來」，並且

「翻譯馬克思主義讀物，

這些讀物將有助於提高共產主義者的水平。」(第二十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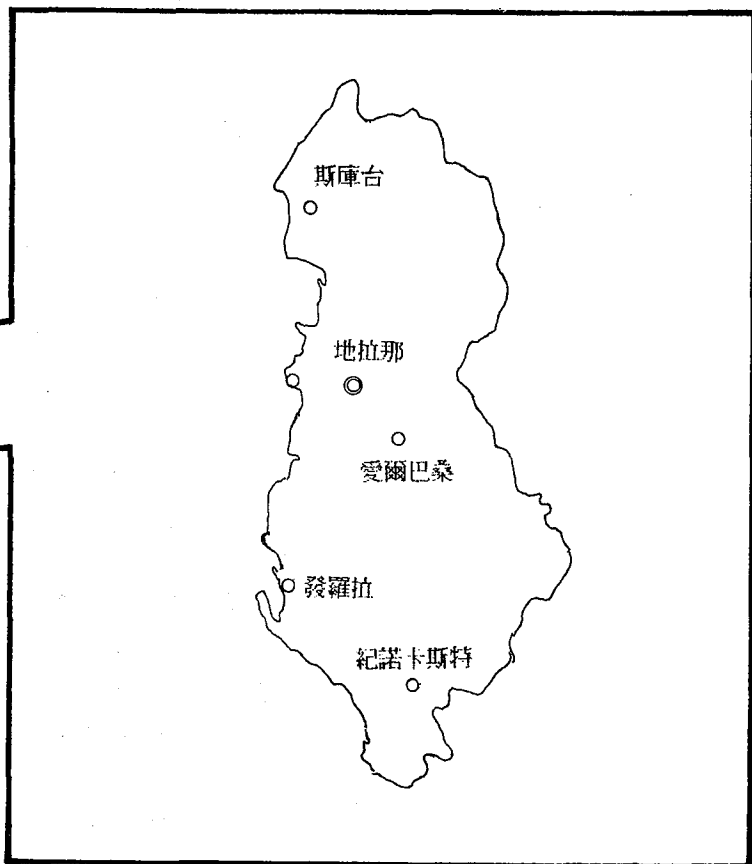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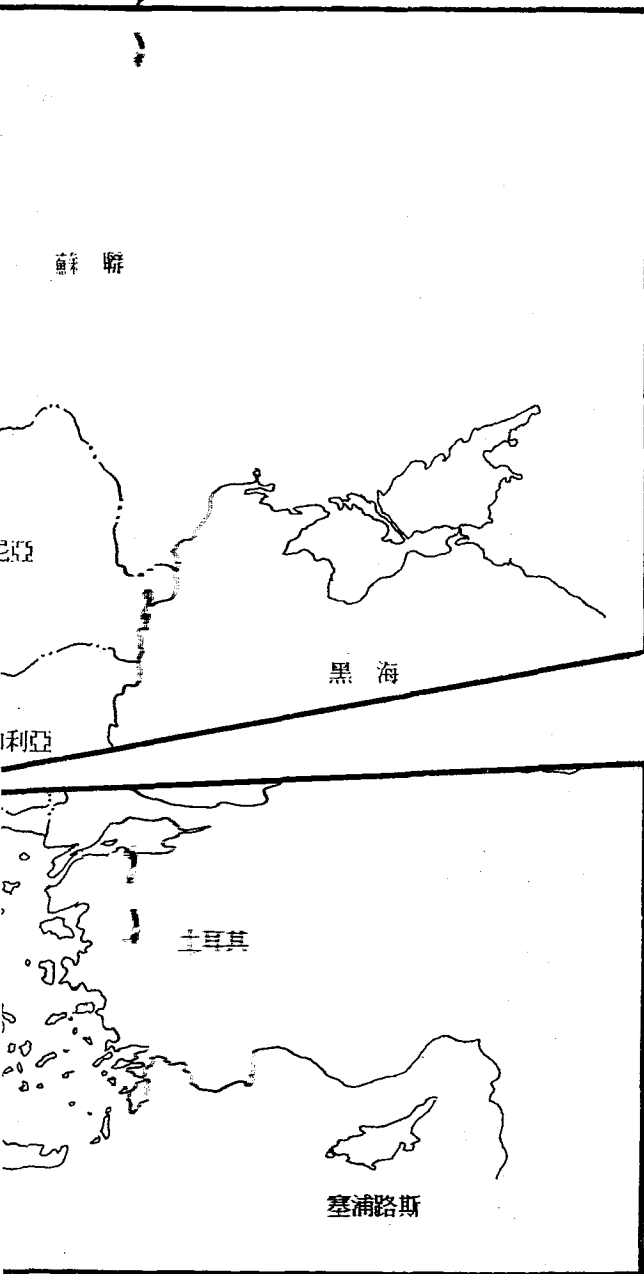
----他們學習！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阿爾巴尼亞各共產主義小組在地拉那秘密開會，決議合併成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他們在會議中提出如下的任務：

「我們應大力堅持通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從思想上，理論上，政治上提高幹部的水平....」(第六十三頁)

----他們學習！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起，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在初步完成建黨工作後





## 代表會議強調 『除槍桿子外， 還需要書本』

，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

「代表會議十分重視對共產黨員從思想上和政治上進行培養。代表會議指出，阿爾巴尼亞青年共產黨員如果不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就不能在複雜的形勢下，光榮地完成自己的艱巨的任務。那些認為戰時不需要書本，只需要槍桿子的共產黨員的觀點，受到了批判。代表會議強調，『除槍桿子外，還需要書本』，並且規定了克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面的一切困難和障礙的任務。」(第一〇六頁)

----他們還是學習！

一九四三年八月，法西斯的意大利宣佈投降。德國納粹軍隊隨即進佔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人民展開英勇的抵抗運動。

「即使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間的冬季那種嚴重的形勢下，中央委員會也還是抽出時間和創造條件在科爾察州巴那爾舉辦了理論學習班，參加學習班的有黨在民族解放軍中的主要幹部和黨的一些地方幹部。」(第一四〇頁)

----他們還是堅持學習！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阿里·凱爾曼第並不是書房共產主義者，他反對尼科·佐澤從希臘「文庫馬克思主義者」那裡搬來的「幹部理論」。

「按照這一『理論』，共產主義者不應該進行活動，不應該深入群眾，組織群眾，而應該把自己圍在支部裡，單搞理論教育。」(第二十三頁)

剛成立的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清楚地意識到：

「黨沒有武器，沒有財力，沒有軍事幹部來展開武裝鬥爭。」

「它作為剛剛建立的黨，沒有足夠的政治領導經驗，黨員缺乏深刻和廣泛的理論素養。」(第七〇頁)

但是，

「黨沒有選擇錯誤的等待辦法，即先培養幹部，尋求武器和金錢，積累經驗，在理論上進行提高，然後才開始工作和鬥爭。所以這一切都..在鬥爭中得到解決。」(第七十頁)

也就是說，

「它沒有等到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學好以後，再投入鬥爭。它在鬥爭的烈火中，在複雜的形勢下學習了這一理論，同時忠實地，創造性地運用了這一理論。」(第一六九頁)

筆者同意，咱們台灣人的鬥爭，必須一面鬥爭，一面學習。但是，筆者又必須特別指出，以海外台灣人的特殊條件----高級知識份子為主，多半將長留海外----及島內欠缺思想研究之條件來看，海外台灣人當前最重要的戰鬥乃是：學習！而有效地培養群眾運動學的教練回台催生群眾運動的組織者及領導者，乃是推動現階段台灣革命的最主要工作。

在合法--公開--  
和平鬥爭中  
壯大革命勢力

當一九七九年底高雄事件發生，蔣家把當時民主運動領導人一網打盡的時候，筆者深怕多數革命者會放棄「合法—公開—和平」鬥爭（以下簡稱LOP鬥爭：L—合法；O—公開；P—和平）。筆者乃撰文呼籲大家對它加以重視，加以掌握。沒有這種型式的鬥爭，只靠密謀組織，成天計劃非法的，恐怖主義的行動，革命力量是發展不起來的。

然而有些人認為蔣家政權是個典型的殘暴野蠻、無法無天的暴力集團，合法鬥爭，只是自投羅網。

正因為蔣家政權「殘暴野蠻」，正因為蔣家政權「無法無天」，咱們才更有需要強調LOP鬥爭；抓住任何可以從事LOP鬥爭的機會，來啓發群眾，鼓動群眾。正是主要通過LOP鬥爭，人民最後才能積蓄足夠的意識及力量，走向法律邊緣，走向暴力邊緣，而最後行使革命暴力，倒蔣自救。

看看阿爾巴尼亞的革命經驗吧！

一九二九年六月，科爾察各共產主義支部開了一次代表會議，著手建立一個新的支部——科爾察共產主義小組。會議決定，「支部將通過教育小組來傳播共產主義思想」。此外，

「會議還決定，支部要通過各種合法的工人協會同群眾和工人運動保持聯繫。為此，提出了成立革命工人協會的任務，這種協會將為實現經濟要求和政治要求而鬥爭。」（第十九頁）

——他們運用LOP鬥爭！

正如上面已經提到過的，在國外學習革命理論而於一九三〇年回阿爾巴尼亞的阿里·凱爾曼第，對於科爾

察小組「把自己關在小圈子內」的作風大為不滿。

「阿里·凱爾曼第幫助科爾察小組擺脫了這種狀況。他指示科爾察小組要把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結合起來，要積極參加工人和手工業者的公開協會，並把這些協會變成革命的組織，擴大在其他城市的，特別是在工人集中的地方的活動，……」（第二十二頁）

——他們運用LOP鬥爭！

一九三三年，科爾察共產主義小組倡導成立科爾察「勞動」協會。

「為了避免遭受憲兵隊的迫害，經過政府批准的『勞動』協會章程，把該協會說成是不參與政治的救濟協會。但它的真正綱領是在共產主義者的半公開的會議上通過的。按照這一綱領，『勞動』協會是一個保衛工人權利，同時為反對索古政權，爭取自由和民主而鬥爭的革命組織。」（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頁）

——他們運用LOP鬥爭！

一九三四年，阿爾巴尼亞最重要的工人中心庫喬瓦（即現在的斯大林城）在共產主義者的倡導下，組成了一個以準備成立石油工人工會為目的的秘密核心。

「一九三五年十月，這一核心成立了『勞動』協會。起初，協會擁有近七百工人，一年以後，就超過了一千五百人。十一月，協會得到了政府的承認。雖然為了避免來自政府方面的障礙，章程規定『勞動

海外台灣人當前最重要的戰鬥乃是：學習！而有效地培養群眾運動學的教練回台催生群眾運動的組織者及領導者，乃是推動現階段台灣革命的最主要工作。

』協會的成立是爲了『維護會員的利益，並在道義上和物質上對會員進行幫助』，但協會很快變成了一個反索古，反法西斯的革命工人組織。」（第二十九頁）

----他們運用 LOP 鬥爭！

就革命宣傳的手段來看，

「爲了在國內廣泛傳播民主的，反封建的和反帝的思想，共產主義者就必須採用新的工作方式。共產主義者開始成功地和用各種文化藝術協會。斯庫台中學學生一九二九年成立的『阿爾巴尼亞信義』協會和科爾察『勞動』協會的戲劇小組，通過具有愛國、民主、反帝精神的戲劇演出受到了歡迎。此外，各共產主義組織還著手出版公開刊物，使之成爲它們和全國進步份子的講壇。地拉那和科爾察組織的共產主義者立即利用了『自由主義』政府上台後所出現的局勢，出版了全國引起了廣泛反響的刊物。」（第三十二頁）

----他們還是運用 LOP

一九三七年秋天，共產國際給予科爾察小組有關如何進一步展開活動的指示。

「它（科爾察小組）決定執行新指示，擴大在各合法組織中的群眾工作，如手工業者協會、街道委員會、市政會議、商會理事會、入伍前軍訓小組、校外青年協會、合法的報刊等。」（第三十八頁）

科爾察小組進一步在秘密機關刊物

<<前進>>上面寫道：

「我們務必在人們集中的一切地方，在國家機關、學校、俱樂部、宗教團體、婦女組織等單位進行工作...我們的公開綱領和策略，爲在國家允許的或國家建立的合法組織中進行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我們不得不間接地進行活動，這僅僅是因爲我們要聚集力量直接地進行活動。人民就是力量；沒有人民群眾，我們就只不過是一小部份人...」（第四十一頁）

什麼樣的合法工作最能引發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力量呢？

「科爾察共產主義小組十分重視席捲了社會各階層的反對意大利帝國主義的運動，認爲這一運動是建立人民陣綫的鞏固基礎」（第四十一頁）

----他們還是堅持運用 LOP 鬥爭！

可見，在全面掀起武裝鬥爭之前，在全面掀起群眾起義之前，正是通過 LOP 鬥爭----合法--公開--和平鬥爭----革命陣營才能有效積累人民的革命實力！

有些人把現階段的主要工作放在「以武力打擊蔣政權」、放在盡力作一些恐怖行動。這種路綫除了換取急性群眾的短期興奮以外，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假如只有少數人相信這條路綫，那麼影響倒是很小的。但是，如果多數人民信服這條路綫，那就糟糕透頂了。嚴厲地批判這一條錯誤路綫，使這一條路綫不再能夠蠱惑吸引廣大群眾，已是一件刻不容遲的緊要工作了。（待續）

台灣新社會 1 1985.7.

正因爲蔣家政權「殘暴野蠻」，正因爲蔣家政權「無法無天」，咱們才更有需要強調 LOP 鬥爭；抓住任何可以從事 LOP 鬥爭的機會，來啓發群眾，鼓動群眾。正是主要通過 LOP 鬥爭，人民最後才能積蓄足夠的意識及力量，走向法律邊緣，走向暴力邊緣，而最後行使革命暴力，倒蔣自救。

# 憤怒的南非

## ——粉碎種族隔離制度

張亞因

自從六〇年代的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以來，已經沈寂了將近二十年的美國大學校園，最近由於南非政府殘酷的屠殺被壓迫的黑人，再度掀起抗議的浪潮。

四月十六日清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校警包圍抗議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示威者，當場撕毀抗議的標語，並且逮捕一五四名示威者，造成該校自一九六四年的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以來人數最多的逮捕行動。

### 哥大首開抗議戰火

抗議的戰火首先由哥倫比亞大學點燃。兩百名哥大學生從四月四日起至四月二十五日止，封鎖該校漢彌爾頓大樓，並將該樓易名為曼德拉大樓。

（曼氏為南非黑人領袖，已被南非政府囚禁多年。南非政府最近宣稱只要曼氏放棄武力反抗，立即釋放他，為曼氏所堅拒。）哥大學生並要求將該校投資在與南非有商業交往的公司的三千四百萬元學校基金全部收回。

哥大的抗議行動蔓延成一連串全

國性的杯葛示威，各校紛紛效法，要學校中止與南非有交易的跨國公司的投資關係，企圖以此為武器，間接向南非政府施加壓力。

加大柏克萊分校也於四月十日起舉行示威，要求收回加大十六億美元的投資金額。

各校學生並且組織全國抗議南非種族隔離政策連搭網，號召將近四十所大學於四月二十四日共同舉行示威抗議。

遠在南半球的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為什麼會在美國校園內掀起抗議的風潮呢？我們必須先了解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以及南非和美國的經濟關係。

### 南非國民黨的“傑作”

惡名昭彰的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由來已久，Apartheid一辭（南非語是分離的意思）起源於南非國民黨在一九四八年取得政權以後，實施界定白人和有色人種關係的政策。在這以前種族隔離早就存在於南非的社會裏，只不過南非國民黨變本加厲制定法律，刻意擴大並加深種族間的鴻溝。

一九五〇年，南非國民黨通過人口登記法案（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將南非人口歸類為班圖人（黑人）、白人、印第安人和亞洲人等。一九五〇年並通過團體區域法案（The Group Area Act）規定市區內的住宅區和商業區必須以人種來劃分，並且實施通行証法（Pass-Law）規定凡是非白色人種只要離開自己人種的區域，就必須攜帶通行証。

根據南非的法律規定，黑人除非符合以下四個條件以外，不准擅自進入城市。

一、他或她本人生長在城市中，或持續為城市裏的白人工作十年以上。

二、合法的在城市中居住十五年以上，沒有被罰圓五十英鎊的記錄，或沒有被判刑期超過六個月以上的前科。

三、合法居住在城市中的黑人的妻子，未婚女兒和十八歲以下的兒子。

四、獲有勞工局的特別工作許可証。（1）

一九五二年，通行証法稍為修改，規定只要有勞工局的工作許可証，黑人可以獲准進入城市七十二小時無需攜帶通行証，但是勞工局的許可証每個月必須由白人僱主簽字方有效。

單單一九六二年一年之間，就有三十八萬四千人觸犯通行証法，其中有四萬人因為逗留在城市中超過七十二小時沒有攜帶通行証而受罰。(2)

在法律的規定下，各個種族間不得有社交性接觸、不得通婚；各種公共設施必須隔離使用；建立種族間不同的教育機會和教育標準；限制種族的職業機會和職業種類；禁止黑人自行組織工會；禁止非白色人種參與國會選舉，也不得在政府機關做事，唯一的例外是少數的黑人可以受僱為警察，但是他們幾乎沒有升遷的機會。

### 形同集中營的 黑人保留區

一九五一年，南非政府通過黑人權利法案 (Bantu Authorities Act) 實施黑人部落的土地重新分配，並且在一九五九年通過黑人自治法案 (Bantu Self-Government Act) 在全國成立十個黑人保留區。每一個黑人都必須隸屬一個黑人保留區。即使居住在白人轄區內的黑人城鎮的黑人，也不得在那裏擁有財產和土地。黑人被驅逐離開自己的家園，集中居住在黑人保留區內。位於開普頓附近的克羅斯洛斯區 (Crossroads)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克羅斯洛斯區自從一九六〇年黑人自治法案實施以來，至少有三百五十萬居民遭受驅逐到土地貧瘠、工商



克羅斯洛斯 (CROSSROADS) -- 南非白人政權強迫黑人遷離的一個地方。

業無法發展、飢餓遍野的黑人保留區。一部份堅持留守在克羅斯洛斯的黑人被南非政府宣佈為「非法居留」。他們的學校醫院甚至簡陋的木板所搭成的住家、屢次遭遇政府的推土機碾成平地。今天仍然有十萬克羅斯洛斯的居民死守在自己的家園。他們已經成為南非黑人反抗白人政權壓制的活生生的象徵。(3)

種族隔離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將黑人完全控制在少數白人的統治之下，防止他們的反抗。黑人保留區形同納粹的集中營，四週環繞著高速公路和空曠的「開火地區」(Free Fire Zone)。以凱約立夏 (Khayelitsha) 為例，這個保留區進出只有一條路，而且當地的住家小得如同囚房一般，房租卻貴得驚人。

雖然一九八〇年初南非政府准許四個保留區成立自治政府，稱之為「黑人州」，但是這些「黑人州」的官員為南非政府所指派，經濟也完全控制在南非政府手中，所謂自治只不過是空言。

### 夏普維爾示威

一九六〇三月二十日，南非黑人發動全國性的罷工和示威，抗議通行証法的實施。當時手無寸鐵的群眾聚集在約翰尼斯堡附近的夏普維爾 (Sharpeville) 示威時，遭到武裝警察以機關槍无情的掃射，六十九人當場死亡，一八六人受到輕重傷。

為了紀念二十五年以前夏普維爾的屠殺事件，東開普頓附近的居民在今年三月十六日起舉行為期三天的罷工和示威遊行，結果至少有七十人在示威中喪生。

慘劇發生後的第三天，艾登黑 (Uitenhage) 的居民，約有三百至五百人，聚集在附近的黑人城鎮蘭加 (Langa) 準備搭車前往瓜落普 (Kwanobuhle) 參加受害者的葬禮。當時警察趕到現場，勒令他們下車，立即解散隊伍。群眾們最後決定徒步到葬禮的地點。

一路上越來越多人加入行進的行列。就在這個時候，一隊鎮暴車衝入



南非警察使用暴力驅逐黑人婦女的集會(1959年發生於加多曼諾鎮)

行進中的隊伍，開到前面擋住去路，另一隊鎮暴車則攔阻在後。隨著第一聲槍響，一名在隊伍前面騎腳踏車的青年，頭部中槍，應聲倒地。隨後兩隊鎮暴部隊前後夾攻，足足掃射了五分鐘方停止。

事後警方居然在屍體四週放置石塊，使現場看起來好像群眾以石塊攻擊警察一樣。警方宣稱十九人死亡，但是根據現場目擊者，死亡人數至少是警方公佈的兩倍以上。

這種殘酷的屠殺行為引燃美國校園的抗議怒火，學生們並且獲得至少七個州，二十四個城市的州、市政府的響應。他們一致認為美國公司繼續在南非投資是不道德的，他們要求將州、市政府的退休基金抽回來，並且轉投資到與南非沒有交易的其它公司和銀行。

### 雷根如是說

然而雷根總統卻在三月二十二日的記者會中替南非當局辯護，非但如此還指責飽受欺凌的南非黑人使用暴

力，並且企圖在街上製造糾紛。雷根說：

「如果說這些人被殺死，而暴力完全出自於法律和秩序的一方（統治者），就是抹殺群眾暴動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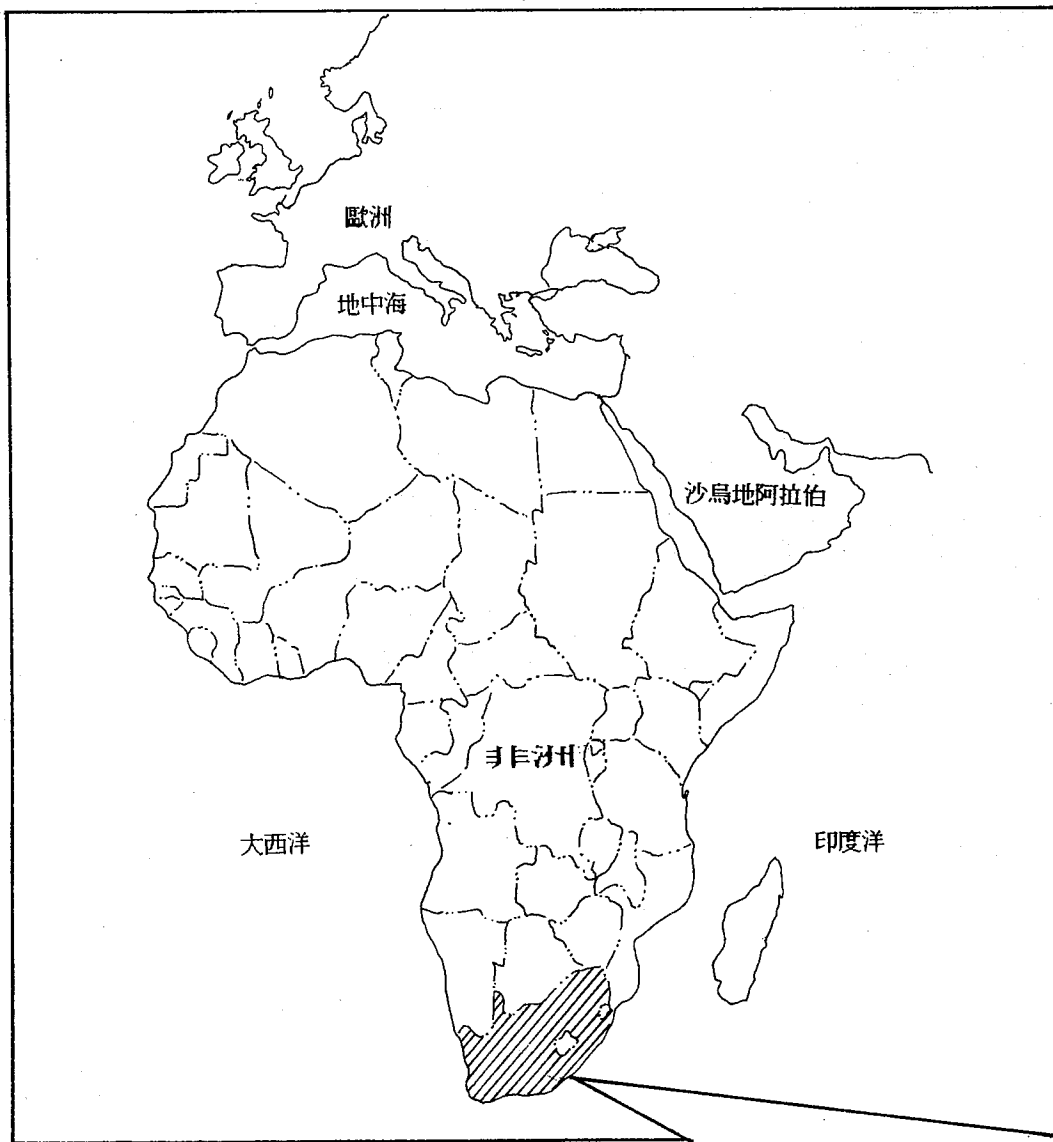
根據一位雷根的非洲顧問，雷根的南非政策根本上就是站在白人這一邊的(4)。美國和南非政權之間存在著無法輕易解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關係。至少有上千家的美國公司和銀行與南非有商業往來。以福特和通用汽車公司為例，這兩家公司皆承認和南非的軍警有密切的生意交往。(5)

根據洛杉磯時報的報導，雖然美國在南非的直接總投資額只佔南非外資總投資額的百分之二十二(二十三億美金)，美國公司卻擁有百分之四十四的南非石油工業股份，百分之三十三的汽車工業股份和百分之七十的電腦工業總投資額。(6)

中止投資的呼籲是否能夠產生經濟制裁的效果，進一步達成逼迫南非政府廢除種族隔離政策呢？南非黑人



克羅斯洛斯居民高呼：“力量！”，其後他們築起一道防線對抗南非白人政權的“鎮暴軍”



自覺運動組織APO(Azanian People's Organization)於五月底提出他們對國際經濟制裁的看法：

「我們的自由必須經由我們自己在南非贏得，不是經由美國在美國獲得，你們的協助當然無可厚非，但是我們不對這種協助懷抱太大的期望。」

種族隔離政策之於南非白人少數統治階級就如同奴隸制度之於南北戰

爭以前的美國南方一樣。要求在南非實施一人一票的多數統治制度，無疑的就是要推翻統治著兩千六百萬有色人種的五百萬少數的白人政府。掌握武力的白人政府不會輕易放棄統治權的。艾登黑的屠殺就是南非當局給予近九個月以來黑人持續不斷的要求廢除種族隔離政策的答覆。

### 反抗運動的起伏



自從去年九月以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抗議的浪潮衝激著南非的每一個角落，至少有二百五十名黑人在反抗種族隔離制度的衝突中喪失生命。

在夏普維爾事件以後的十年之間，黑人反抗運動因為受到殘酷的鎮壓而趨於微弱。然而嚴厲的鎮壓的結果同時使黑人覺悟到只有組織並且結合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才有能力對抗暴力的壓制。

在一九七〇年至八〇年之間，南非的黑人社會產生了空前劇烈的轉變，許多「非法組織」應運而生。今天南非黑人一波接著一波的反抗怒潮已非南非當局使用叛亂罪、大量逮捕抑或謀殺黑人領袖就能輕易使之癱瘓的。

艾登黑屠殺事件的第三天，三萬五千名群眾湧入瓜諾普，參加遇害者的葬禮，造成東開普頓地區空前強烈的抗議示威，場面之壯觀何止百倍於二十五年前在夏普維爾的示威遊行。

### 曼德拉拒絕 有條件的釋放

南非政府面對著日益茁壯的黑人反抗運動，也不得不和「叛亂組織」的領袖進行談判。以南非總理包沙同意的有條件的釋放曼德拉為例，這種事情在五年前是不可能發生的。

曼氏斷然拒絕包沙以放棄武力反抗為條件的釋放，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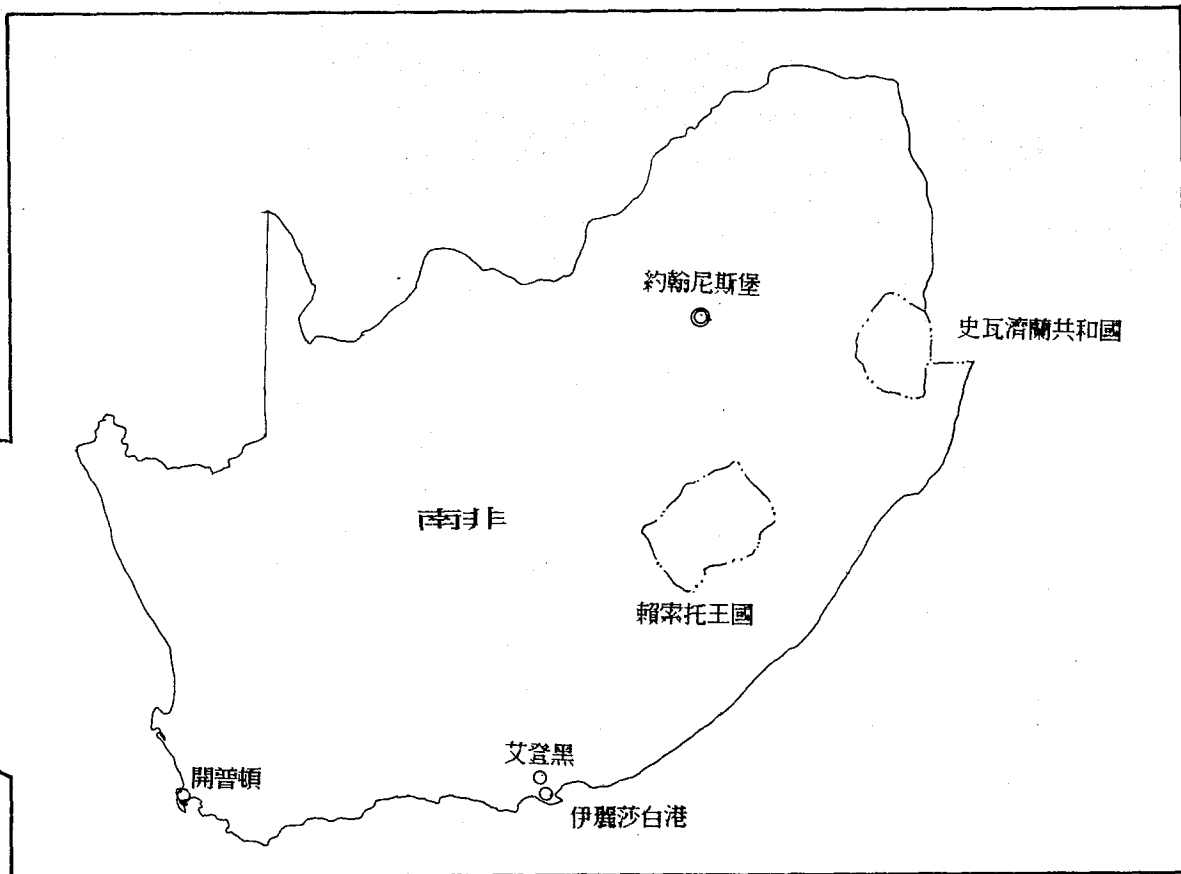
「是他（包沙）必須放棄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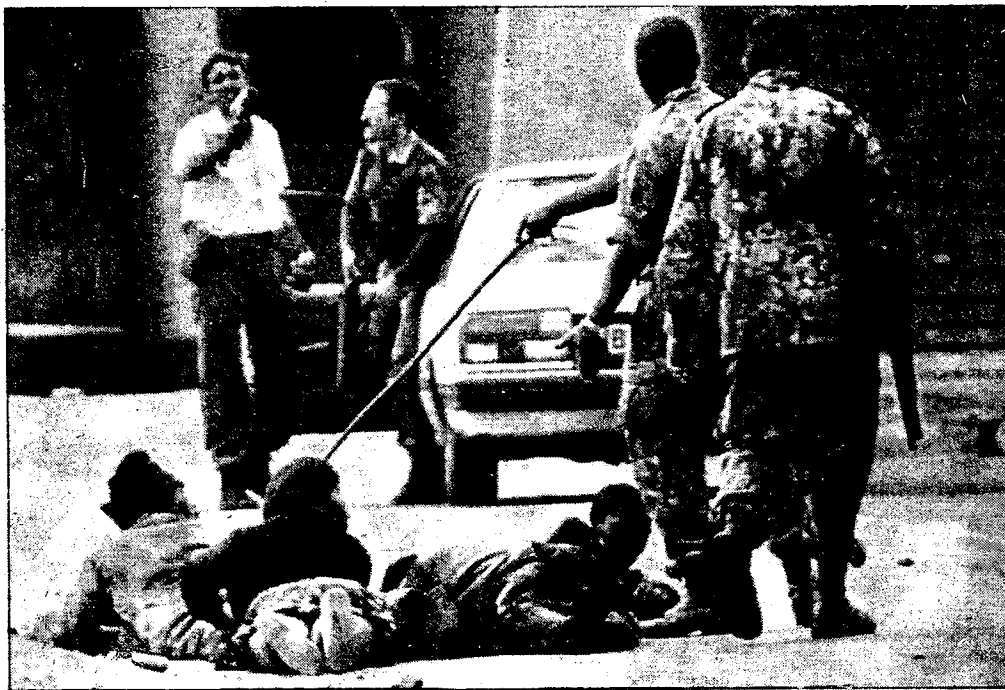
的，是他必須廢除種族隔離政策的。」

包沙為了報復曼氏的頑強不屈，以更強硬的手段大肆逮捕黑人運動領袖，並且以武裝警察加強鎮壓示威的群眾。

最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南非黑人主教圖圖，在公開演說中呼籲要以和平的手段廢除種族隔離政策。當然在任何情況下，南非群眾都不應該放棄使用和平方式的努力，但是今天南非政府一再殘殺被壓迫的黑人，這種局勢不是被統治者主觀的要求不流血就可以使政權得到轉變的。南非的問題癥結所在是種族隔離制度本身，在這種制度下是誰在使用暴力？是誰在流血？

社會制度本身所產生的暴力是最





南非的白人與黑人警察攜手共同執行白人政權的暴力統治。



1985年2月22日，紐約市活躍份子在南非領事館前示威，抗議種族隔離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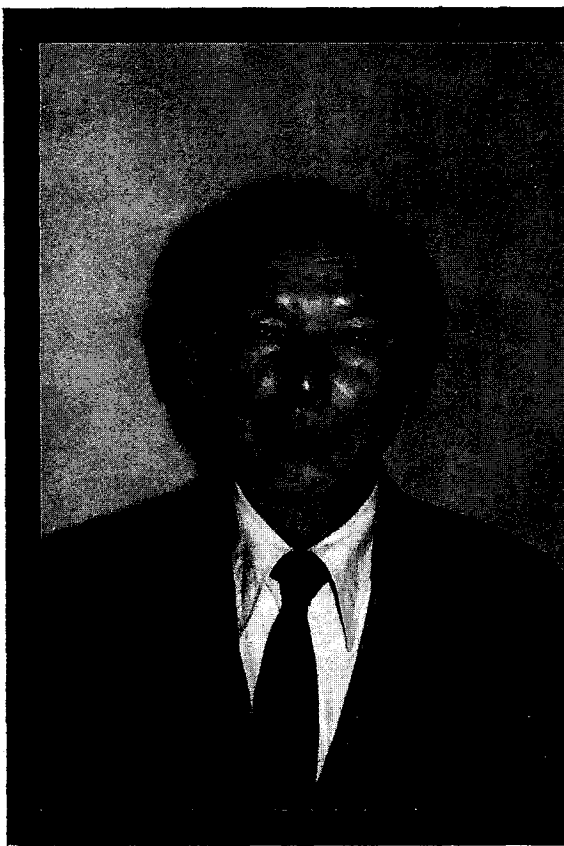
殘酷的，因為這種暴力輾壓著每一個被統治者。去除這種暴力不是手無寸鐵的群眾毫無計劃的暴動就可以使全付武裝的軍警繳械的

飽受欺凌的南非黑人已經在不斷

的反抗中覺醒了。越來越多的黑人加入工會組織，參加罷工和示威抗議。持續九個月以來的罷工，罷課浪潮已經明白的顯示南非黑人決心不再忍受白人政府的壓迫了。

南非的內部動亂已經無法遏止。這種動亂如同驚響大地的春雷一般，將帶給黑色大陸充沛的甘霖和無限的生机。

- (1) BANTUSTANS by Christopher R. Hi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6.
- (2) 同上 P.7.
- (3) WORKERS VANGUARD (Biweekly), March 22, '85, No.375
- (4) PROLETARIANIZ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IN AFRICA, Edited by Bernard Magubane & Nzongola-Ntalaja, Synthesis Publication, San Francisco. P.7.
- (5) L A TIMES, May 26, 1985.
- (6) 同上.



咱復拼一遍，  
おじさん！

陳婉真

五月二十七日 Memorial Day 早上接到おばさん (Obasan) 的電話，說おじさん (Ojisan) 去世了。我躺在床上愣了許久，一直難以相信這是事實。午後趕到おじさん家時，看到客廳裡一包黑色垃圾袋，他病中常披的睡袍露出一部分在袋口，袋上貼著一小片米色膠布，上有「105A」等字，おばさん劈頭就哭著說：「只有一個晚上沒人在身邊，誰知道他就死了...」我這才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

おじさん年齡大我一倍有餘，我們相識不過四年多，他卻是最親近的忘年之交。

第一次聽說他這個人是在紐約的賴文雄兄家裡，閒談中聽文雄兄說他爸爸在洛杉磯，常熱心帶引台灣剛來

的老年人乘公車，認識環境，協助解決困難，幫助他們申請老人公寓....等，洛杉磯市政府的社會局乃每月給他若干酬勞，聘請他專為台灣老人服務。

我還清楚記得文雄兄說：

「我爸爸說：『可是我不會說英語，能受聘嗎？』，社會局的人說：『你會說台灣話就夠了，我們需要的是像你這種熱心的人為你們台灣人服務。』」

那是在美麗島高雄事件大逮捕之後不久的事。因此對這種異邦政府為少數民族設想服務之舉，特別易受感動。

一九八〇年夏天，我籌辦的報紙進度受阻，決定和許信良在洛杉磯「

復刊」美麗島雜誌。文雄兄向我戲言說：「你到那兒，多替我去孝順我爸爸吧！」我心知文雄兄只予不取的個性，不希望他父親為我添麻煩，也沒和他多說什麼，只唯唯稱是。

第一次和おじさん見面時，我還在為日報之事做最後的努力，但那時較積極推動的同鄉已看得出日報誕生的機會渺茫，因此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我只記得那次的小型聚會中，他毫不和我客套，還未坐定，就開始滔滔不絕談辦一份台灣人報紙的重要性，談他如何早在高雄事件之前就敦促此地有興趣及有錢的人來籌辦報紙，並指責有些人腳踏兩條船、胆小、居心不良....等。

他講話速度很快，而且滿臉嚴肅

，彷彿有許多要事待辦而未了，這種「要事待辦」之感，是每個和他相處的人幾乎都能感受得到的。雖然由於他的年齡、英語的表達等方面的限制使他在很多方面力有未逮，但以他的七十高齡，思想依舊如此敏銳，對台灣人的事是如此強烈的關心，而且鎮日爲此奔波不已，這些都是使我對他深深敬佩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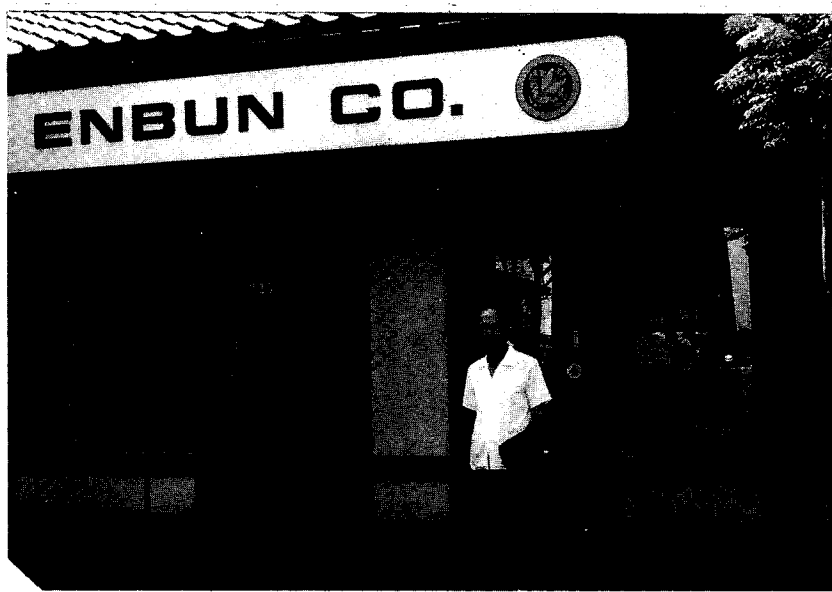
那時，洛杉磯地區因他及一些同鄉的努力，已經組成一個「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由於他不居功的個性，也因他係爲社會局服公職，因此他没擔任會長，但從長輩會的催生、設立會址、招收會員、向市政府申請補助、辦理活動...等，他都是推動最力者之一。因長輩均熟諳日語，復以交通問題的考慮，長輩會最初的會址即設在洛杉磯市政廳附近，公車四通八達的「小東京」。那是在一棟舊二層樓房的樓上。

套一句俗話，おじさんは相當「大心肝」的人，他不但從不服老，而且儘挑大而困難的事去做。

他起初最讓一般人嘖爲異想天開，後來又被懸爲標的的一件構想，便是興建台灣老人公寓之議。

他這個想法早在我初抵洛杉磯即聽他談過，可惜那時我因每日爲美麗島週報諸事勞累不堪，加以本身能力不足，從未把它放在心上，充其量也只能在精神上支持他而已，偶而聽他談起有人志願爲他擔任翻譯，有人願協助他共謀其成...，心中也希望這龐大的計劃能獲得實現。

據おじさん告訴我，老人公寓的興建計劃絕對可行，因洛杉磯市政府爲解決老人住的問題亦樂得有民間出



資籌建，市政府可給予補助，惟興建完成後的管理等問題，須配合市政府的須要，遵守若干規定。

可惜和他許多其他構想一樣，終因人微言輕，亦同台灣人團結力不够，不受重視。幾年下來，洛杉磯中國城的老人公寓由無而有，十六層高的老人公寓聳立在中國城中心，老遠即可瞧見；而おじさんの計劃依舊是空中樓閣，只有在他喪禮時被人再度提及，然而，おじさんの熱血已冷，誰也不敢說它是否將隨おじさん長埋地下。

他是一個不顧現實困難，即說即行的人。

他主張台灣人要團結，要有大而有形的組織，因此他不但在小東京設立第一個有會址，讓人找得到的台灣人組織——長輩會，「美麗島」週報初創時，他也積極建議週報對外聯絡地址設在長輩會同一座樓上；後來他又邀約另一位可敬的長輩鄭潤生先生，共同遊說南加州同鄉會義工，整日在辦公室接聽電話，服務同鄉。

接著他又去聯絡一些熱心同鄉，成立「台灣人服務中心」，會址也在同址不同室，服務的範圍包括供膳宿、代謀職、提供娛樂、提供交談聚會場所...等。

他主張台灣人要壯大組織、要辦事等，需有龐大的基金爲前提，爲此，他主張要有人去開連鎖台式餐館，將盈餘撥充基金。他果真和另一位同鄉合夥開餐館，可惜因種種因素，效果不佳，我到洛杉磯之前即已結束營業。

持久不懈也是他的特性之一，當眾多當初應允共同出錢出力的人紛紛離去之後，他仍一個人獨力做下去，因此，他的龐大構想到最後常常變質，變得規模小得可憐，變得他要獨撐大廈，他卻毫無怨言，獨力撐下去。去年年底，おばさん爲了服務中心無人負責，不忍見他獨力支撐，曾不斷建議他再邀集當初發起人共謀服務中心之去留，他都支吾其詞，不願多談，一直到他臥病住院，我們才得知幾年來大多數的房租都是おじさん自掏

腰包支付的，他不但自己整守在那兒，並要おばさん到那兒主持炊事，他的構想是提供廉價餐飲、提供消閒場所、為同鄉服務，可惜，每餐一元的定價，根本不足支付開銷，除了房租之外，他每月尚不知要倒貼若干時間與金錢，卻只能維持一個規模甚小，不受重視，甚而備受詬議的服務中心。

おじさん並不因而氣餒。大約半年多前，有一次他打電話給我，說有要緊的事找我，見面後，卻要我載他到中國城一家餐館，說他要請我吃飯。席間他告訴我，說他前幾天到賭城去，發現了一個賭博必贏的妙方。

他神秘兮兮的說，他這妙方不傳給別人，也不告訴他兒子，因為他兒子不相信他這妙方。他說，待他再試幾次若都有效，他要傳授給我，他興緻勃勃的說：「這麼一來，我們革命的基金問題就解決了。」說完，他把吃了一半的碗筷一擱，站起來快步走到櫃檯去付帳，我趕去時，他把我推開，說：「傻瓜，我有這個方法，請你吃這頓飯算什麼？」然後他竟忘了再回去吃飯，匆匆拉我載他回到服務中心。我一路直被他這種赤子之忱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他歷次的嚐試、失敗、再嚐試，目的只有一個：尋找並結合革命同志。他常說，只有透過這種生活中的種種協助與接觸，才能發掘並感動有志之士，共為台灣前途努力。他常舉例說，おばさん沒什麼政治意識，卻就因受他感化而志願如此不辭勞苦服務同鄉。對於一時無法感化的，おじさん則毫不客氣斥他們愚蠢，被奴役，被侮蔑而不自知……，他這種急切，

率直的性子，不但嚇走不少人，得罪不少人，更使他的許多努力有時反而事倍功半，使他變成一個受爭議，甚至有人指他是能說不能行的人。他卻依舊常保他「自反而不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

おじさん出生於台中望族，據說出生後算命的說他有「皇帝命」，因此他的父親為他取名「占鰲」，取「獨占鰲頭」之意。有一次幾個朋友在閒聊，他問座中他的名字是什麼意思，我先答了，他很高興，說：「還是你學問卡飽。」其實這是過獎，我被當眾說得窘促不安，他又說：「我一輩子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愚笨的人。」他就是如此直言不諱，愛恨分明的人。

即使在為子女命名上，他也深具反潮流的傾向。他說：「因為我的名字太難唸了，所以我把兒子女兒取了最通俗的名字，人人都叫得出來，反有親切感。」

他後來雖然家道中落，但終他一生，從未曾為謀生計外出求職或做過生意，因此討厭他的人便稱他「阿舍」，語中含輕視之意。

在我看來，他雖是「不務正業」的富家「阿舍」，但他最可貴的是他不但未因而墮落，欺凌貧弱，他的正義感，反潮流等個性，反而更得以充分發揮。

他的一生經過三次生死關頭的掙扎，除了最後這一次，前兩次他都贏了：第一次是日據末期他被日本人征召到新幾內亞做軍伕，戰後安全回台；第二次是他八年前首度心臟病手術。

他常常對人說：「我這條命是揀

來的，因此我不能過沒有意義的生活。」為此，他在台灣時，曾為了挽救朋友的事業，把金錢、把身份証都借給了朋友，自己不得不為此「走路」，過了好幾年亡命天涯的日子。到美國之後，更積極參加同鄉的各種活動，每有反國民黨暴政的各種遊行示威，他更是絕不後人。

也因為這種正義感與反潮流，おじさん很以他的兒子為榮——文雄兄來美不久，即積極推動台灣人的革命運動。他是美國台灣獨立聯盟的創始人之一；「四二四刺蔣事件」中，在事後的援救方面，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是少數知道這一事件始末者之一。おじさん是在「四二四」後不久來美的。他曾和我說：「那時聽說蔣經國被一個叫文雄的人行刺，我起先沒聽清楚，直覺就想到大概是文雄幹的，我想這下美國他別想去了，我還是準備去就逮吧。」語中沒有責怪，只有驕傲。

おじさん夫婦來美時，文雄兄因是台獨聯盟Full Time的工作者，學業、事業全放棄了，生活非常困苦，兩老不但未予任何指責，反幫助照顧年紀尚幼的孫子、孫女。

那一陣子他們常為協助黃文雄，鄭自才二志士聚首協商，一次，一位朋友無意中和おじさん透露幾句聚會的事，招來文雄兄不客氣的斥責，おじさん對此不但以為忤，反而讚揚文雄兄，說他如此注重守密是對的。

おじさん搬到加州居住以後，文雄兄幾乎每年暑假都邀他們到紐約，最重要的是去參加每年美國獨立紀念日前後舉行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都是直性子的父子倆，每年的政治

討論會時總免不了在會場和人激辯不已。

去年的美東夏令會前不久，おじさん身體開始感到不適，顯著衰老下去，但他還是不放棄夏令會之行。回來時他曾數度和我提起一件事：夏令會中，文雄兄又和人激辯台灣前途惟有革命一途時，座中有人問他，以美國台灣人現況可能革命嗎？並請他具體說明什麼樣才算革命。文雄兄不假思索站起來說：「革命的決心，就是必要時連父母妻子都可以不顧——。」おじさん爲了這句話感動不已，深以文雄兄有此氣魄爲傲。

喪禮過後，文雄兄和我說：「爸爸雖然生在那個時代，那種家庭，奇怪的是他一向就很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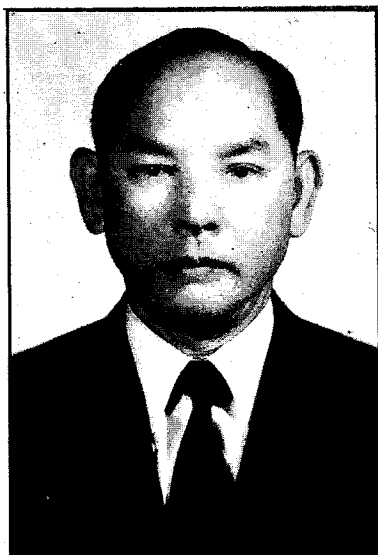
他說，他讀大學時，一次，おじさん去找他，兩人一見面很自然的手拉著手到外面去喝酒，同學看了都覺不可思議，說他們像兄弟而不像父子。

長相酷似父親的文雄兄說：「我一向平起平坐，有時爭論事情我忍不住大吼大叫，他也不以爲忤。」

「爸爸死了，我的感覺彷彿失去了一個很重要的朋友。」

文雄兄這話讓我回想起多年前我和維嘉不愉快的離開美麗島周報，引致他們父子的一場爭論。

那件事中，暴露了許多政治上不道德之舉，而在權威、利害、眾口鑠金……等壓力下，我們成爲權力鬥爭的犧牲，おじさん因觀察力敏銳，雖不甚明究裡，卻始終堅決爲我們辯護；文雄兄卻基於不同的角度，父子二人爲此激辯幾達一年。一年後，許多事實的演變，文雄兄修正部分他的看



法。雖然如此激辯，父子二人依舊始終是好朋友。

一次，文雄兄和我讀到一位政治人物時，二人也因觀點不同，引起爭辯。文雄兄說到該政治人物始終是 Full Time 搞革命，因此可敬時，我反駁他說，他是海外最早 Full Time 的人之一，他所做的犧牲，所受的壓力絕不比那人少，他卻從未得過任何有形無形的回報或肯定，相形之下，文雄兄更爲可敬。

事後，我和おじさん談起這事時，おじさん衝口就說：「他（指該政治人物）怎能和文雄比？」我真欣賞極了他這種無懼權威的坦率脾氣。他接著說：「我不是說文雄多好，但那人更別說了，他那一點比得上文雄？」他不是那種儘說自己好的人，他也未涉足很多，他卻能憑他敏銳的觀察力，冷眼旁觀，大多數時候他所做的判斷都相當正確，這是許多年紀較他輕，冊讀得比他多的人都要自歎弗如之處。

他是一個非常達觀，他是非常孩子氣的人，八年前動過第一次心臟手

術時，醫生就告訴他，大概最多十五年，他的心臟還需要再開刀。他常說：「我還要再動一次手術，我要和他（指蔣政權）拼看誰持久！」

他雖然爲心臟病和糖尿病所苦，需常年服藥，卻永遠樂觀進取，他不但講話快，走路也快，おばさん和他走路時常要小跑步才能跟得上他，許多年紀小他過半的人，精力都不若他旺盛，直到他臥病前不久，他還可以連著兩三晚通宵不眠打麻將，白天照樣到服務中心爲人服務，東奔西跑。

他又甚喜甜食，常瞞著おばさん或一些關心他健康的朋友，偷偷到服務中心樓下日本人經營的麻糬店買各類甜點偷吃。他也常因忙碌過度，或找不到可充翻譯的人載他到醫院，而忽略了定期的糖尿病及心臟病檢查。

他的身體開始急遽衰弱下去是在去年春夏之交，那時おばさん早他兩個月先到東部去，他則打算夏令會前才趕去，他獨居那一陣子，因忙碌又無人注意他的飲食，一度病得相當沈重，他病後數天，我才得知此一消息，趕緊打電話告訴文雄兄，おじさん卻不願勞動眾人，亦不願讓おばさん趕回洛城，而在電話中瞞著文雄兄說他只有微恙，他並怪我不該告訴文雄兄，讓大家爲他操心。

此後，他即不再提他身體有何病痛，他自己還常說，他除了受糖尿病的影響外，心臟無問題，我當時每次見他，總覺他日漸蒼老，卻也和大家一樣，總以爲那是糖尿病的影響，直到他元月十八日半夜送醫院急診後，大家才知道他的心臟已經極度衰弱，若不開刀只有在醫院等死一途。

おじさん毫不猶豫，立即同意動

手術。這次他是心臟血管失去功能，須由腿部開刀，取出一段血管接於心臟，手術前醫師即表示，因他年紀大，身體又虛弱，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最大的可能是死於手術枱上。

意外的是，他不但度過第一次長達十幾個鐘頭的大手術：開刀後內部出血不止，醫師又再動手術縫合血管。經過這兩次連續的生死關頭後，おじさん雖然變得虛弱不堪，卻終究慢慢甦醒過來。

誰都沒想到，此後才是他一連串折磨的開始。手術後長達三個月間，起初因他過分虛弱，醫師在他喉部開了一個小孔取痰，他因而有一段時間無法講話，只能和我們筆談；又因臥病太久，背部潰爛，排泄完全無力控制。

更嚴重的是，因喉部開孔，影響飲食，吞嚥都有困難，如此惡性循環，身體益見衰弱，病體恢復甚慢。醫師不得不在他腹部又開個小孔，每日定時灌食物，藥品等，補充養分。

住院期間，由於拖延太久，除了身體病痛，行動不便外，復因語言的障礙，和醫護人員溝通困難等因素，おじさん變得日漸焦躁易怒，整日吵著要回家療養。

四月二十七日，經過長達三個多月的住院手術及療養後，おじさん終得以回家休養，回家時雖已能扶著架子走路，排泄仍須人照料，腹部灌食的小孔仍未縫合。

自他住院之後，最可敬的是おばさん，她每日至少兩次到醫院陪他；惟恐おじさん吃不慣醫院的飲食，她每天都要在家燉食一些おじさん吃得下的，愛吃的食物，帶到醫院，為他

補充養分；她深深了解おじさん身心的苦痛，おじさん發怒找她出氣時，她不但一一承受，還常對在旁為她不平的人說：「他這麼受苦，不找我出氣，找誰？」おばさん原有高血壓，身體亦虛弱，在他病中，她卻從未叫過苦，從未曾有過一天未到醫院去探視他。

おじさん初回家時，文雄兄惟恐おばさん一人無力照料他，除臨時託一位好友前來協助外，並四處託人僱請幫手，協助照顧おじさん，奈因找人不易，兩星期後，不得不將おじさん送往離家不遠的一間老人療養院療養。

出院之初，他的病情原已好轉，送療養院前兩天，卻因臨時找不到助手，夜裡曾兩度跌倒，身心俱受影響，病情急轉直下，到療養院時已不得不再度使用氧氣筒，文雄兄在此的親友也趕緊找人廿四小時輪流前去看顧他。

在長達五個多月的臥病期間，他雖也沮喪過，但每有好友去探望他，他便又振作起來，每次我看他那麼痛苦，心中甚覺不忍，他卻反而興緻高昂，說：「只要大小便能解決，就沒問題了，我還要再和他（指蔣政權）拼一拼呢！」

然而，人的意志力終究有其限度，特別是在療養院期間，四周全是老病的人，看不到絲毫生氣，對他的心裡影響甚大。他臨終前兩天，我最後一次看他時，他已失去以往的不屈意志，只頹喪的對我說：「再拼拼看看吧，但我看這次活不了了。」我只有頻頻為他打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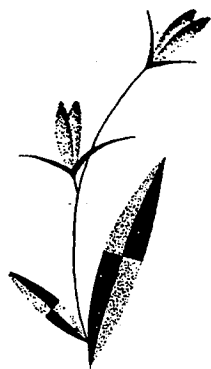
離開醫院後想起文雄兄曾問我是

否應接他到紐約療養，我初反對，但此時突覺得病弱的老人也許最需要的是兒孫繞膝的安慰，因此趕緊打電話找文雄兄商議，卻因周末，一時無法找到他。

五月廿六日晚上，我趕到おばさん家，和她商議將おじさん送紐約的可行性，至深夜始回，臨走前不久，照料おじさんの朋友由療養院來電給おばさん，說院方以其他老人抗議為由，不再允許他夜宿病牀邊陪伴おじさん，院方並說他們有專人照料老人，若情況危急，他們會送大醫院急救。

誰都想不到，第二天早晨七點，おばさん備妥早點，趕到療養院時，おじさんの病牀已空出，院方告訴おばさん說，他是在清晨六點護士前去擬予服藥時，被發現已斷了氣了。醫師診斷說，他就在那時去世的，死亡原因是肺部積水，及老衰。

一生充滿鬥志のおじさん，終於鬥不過環境、年齡、病痛，一向喜好朋友，喜愛熱鬧，喜愛人生的おじさん，竟是在如此淒涼、無助、孤獨的情況下過世。回首他那充滿彩色理想的一生，我忍不住噙著淚，對空高喊：「咱復拼一遍，おじさん」







「宵夜談」

迷你劇

# 筷子衛生

柯棟材

年初幾位在某一美中西部大學城攻讀學位的台灣研究生聚齊一堂宵夜間聊，藉以調節平時緊張的生活，大家圍在小桌，那位經常沉默木訥，成天在程式紙堆中求突破的小周談起他最近在閱覽室讀到路透社於去年底自北京拍發有關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用筷子進食不衛生的電訊稿……

周文一：到底胡耀邦的葫蘆藏的是什麼膏藥？他怎麼會得出用筷子不衛生的妙論。喂，李仔你對中國現代化相當關注，快來個科學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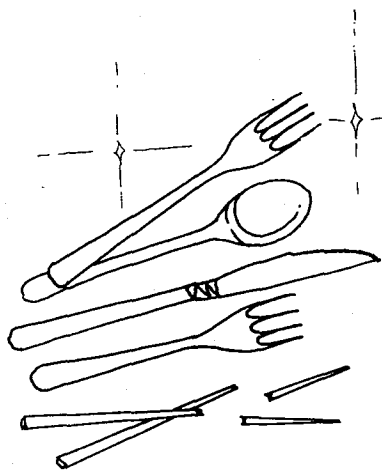
李田洲：有什麼好科學分析，我又不是 Political Scientist，其實有些所謂 Political Scientist 的卻喜歡發表政治藝術論。閒話少說，胡耀邦說用筷子在同一盤子內取食的方式不衛生，中國人應多用比較衛生的刀叉。他還說「我們應多準備些刀叉，多買些盤子，中餐西吃，每

人在自己的盤子中取食，這樣可以避免傳染病。」隔日（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唱合，黨報肯定西方的進食方法代表一種「文明，健康而科學的生活方式。」又說大家用筷子在同一盤進食確實有傳染病的危險，用刀叉分盤進食則可降低許多中國人固有的流行性疾病如肝炎等等……

「李田洲稍一停頓，性急的蔡郎平馬上插嘴。」

蔡郎平：黃偉功，搞生化的你，覺得怎樣？

黃偉功：大家閒聊，咱們又不是開「中國公共衛生」學術研討會，任何人憑常識一定會發覺胡耀邦及「人民日報」的言論經不起考驗。在某種程度上胡耀邦所提的分盤進食並不離譜，祇是我倒不認為用刀叉比筷子衛生。像中國那樣的國家，人口眾多，經濟



條件又差，全國夠格的廚房少之又少，地下水溝設施，自來水設備不很普及，如刀叉洗刷不夠清潔，難道會比筷子衛生，實值得懷疑！何況筷子用塑料製的洗起來既方便又衛生，絕不會遜於刀叉的！

李田洲：其實美國佬上麥克唐納進行速食戰時，還不是雙手齊上，跟印度人一樣，連刀叉都免了，至今依然沒聽過有人發表意見抗議這種習慣不衛生或沒文明。至於印度人的習俗，高等華人是無法接受的，但那與衛生無關。現在中國有不少學人在外國進修，或許已有人在鑽研飲食方式與疾病的相關係數，但願有一天他們能印証胡耀邦和「人民日報」的科學分析！

〔林淑真正在撰寫數理經濟論文，特意用手拿起她剛炸好不久的菜圓送進小嘴。〕

林淑真：胡耀邦是中共黨要，不一定對國防經濟很在行，要是他的主張被當政策實行的話，那麼中國的鋼鐵工業的生產分配又得調整一番。「土法煉鋼」早已棄置一旁，武漢、寶山鋼鐵大工廠可以應付生產刀叉的急需，這一 re-allocation 不會影響到中國的國防計劃吧！

黃偉功：前年胡耀邦到日本訪問，對日本現代化的成就盛讚不已，不曉得日皇及日本政要在國宴上是用刀叉或用上紅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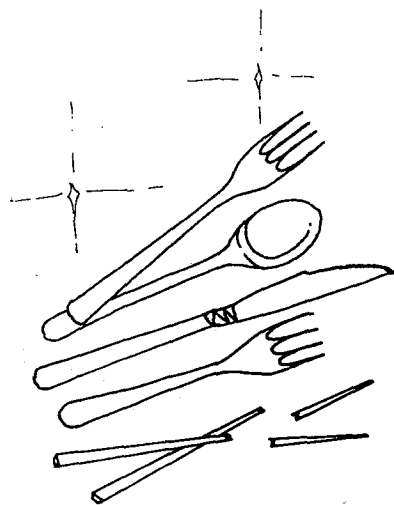
的高貴木製筷子招待胡貴賓。不過像日本絕大多數的老百姓天天與筷子為伍，人家怎麼也不會得出筷子不衛生或不文明的結論。

周文一：我想胡耀邦的言論當然與馬列或毛澤東思想扯不上。歷來中國的統治者連芝麻小事都要訓示，胡耀邦跟蔣介石沒什麼兩樣。蔣介石自己禿頭，不甘寂寞，也要台灣的中小學生剃光頭。據他說剃光頭較衛生……

林淑真：如果蔣介石的話站得住腳，那麼全球的女性都要尤布雷納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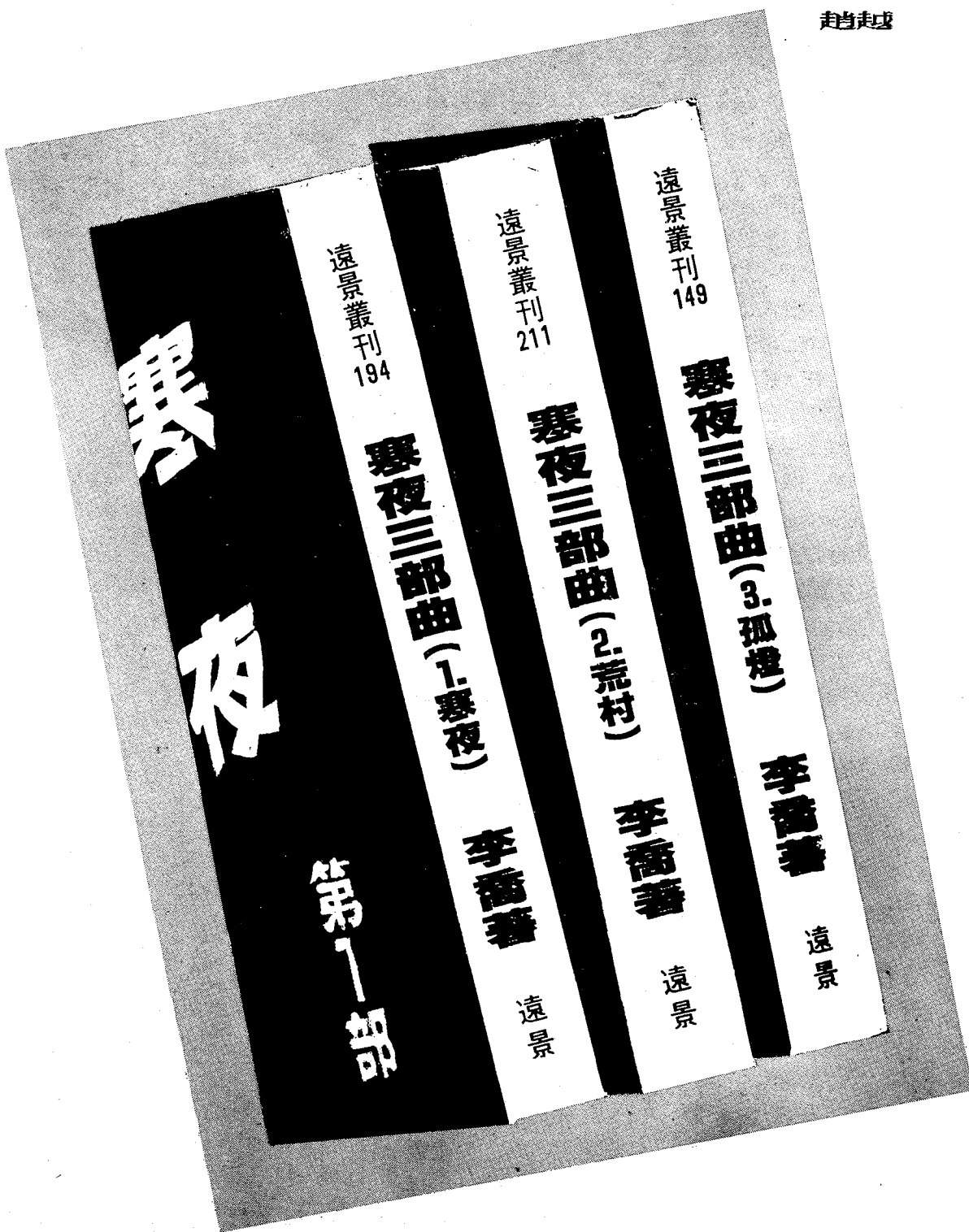
蔡即平：在台灣蔣介石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論，外國通訊記者倒不感興趣，到底是過氣的政客。鄧、胡、趙就不同了，三人幫主宰十多億人口，不管好歹，人家握有實權，「言論」自然會變成「力量」，有了「力量」，「真理」還會跑了嗎……洋記者當然不會漏報胡總書記的謬論。

〔劇終...但是宵夜談還再進行。〕



# “寒夜三部曲”讀後感

趙越



遠景叢刊 194

寒夜三部曲(1.寒夜)

李喬著

遠景

第一部

遠景叢刊 211

寒夜三部曲(2.荒村)

李喬著

遠景

遠景叢刊 149

寒夜三部曲(3.孤燈)

李喬著

遠景

了只和者本助、等務

相反的，讀了“寒夜三部曲”只有更了解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基本問題。因此也幫助讀者解脫“中國”、“亞洲”、“世界”等“大框框”的迷霧。

“寒夜三部曲”作者李喬不久前來美國訪問，很可惜大多數同鄉對李喬了解不深，他的作品也鮮為人知，因此很難和他做一深入的研討。寒夜三部曲是作者以他的故鄉苗栗大湖，蕃仔林人物，事蹟做為出發點，來描寫台灣先民和自然和統治者不屈不撓，屢敗屢戰的慘烈奮鬥。作者不僅沒有“溺死”在客家人苗栗大湖的“小框框”上。相反的，讀了“寒夜三部曲”只有更了解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基本問題。因此也幫助讀者解脫“中國”、“亞洲”、“世界”等“大框框”的迷霧。

自古以來土地便是農民的第二生命，也是統治者千方百計想要攫奪的對象，要使人民就範的武器。「寒」書故事開始從彭阿強一家人經歷一場不大不小的辛苦，翻山越嶺來到蕃仔林開墾荒地，便是希望能夠自己有塊地，不用一輩子做大戶人家的長工。然而擺在彭家人的困難，開山闢地，體力的勞動只是最起碼的辛苦而已。颱風侵襲，大水氾濫，經年的辛苦付諸流水；乾旱飢荒使得親人流離、死亡；還有原住民侵擾，豈止性命難保，腦袋還會被摸去祭神。天災人禍雖然難熬，總有過去的一天子，但是荒地開墾一旦稍有點樣子，土豪官僚便要霸佔墾荒者新開拓的土地，土豪勾結官僚以申請開墾荒地為名，把原開墾者一夜之間淪為佃農，從此世世代代必需繳納田租。大湖地方大戶葉阿添，在日本人占領台灣以前即已垂涎「蕃仔林」這片新開發的土地，只因颱風的侵襲葉大人不願花費重新整頓土地的費用，因此暫緩吞併的計劃。日本人來了以後，「蕃仔林」也小有

規模。葉某再度申請「蕃仔林」這片土地，墾戶們固然群情激憤，但在日本巡查刑淫威之下，「蕃仔林」較具威望的幾戶已經畏縮下來。彭阿強率領不干罷休的大小，帶著鋤頭、伐刀，要找葉理論，眾人雖帶武器，但不能使用，因為葉家保鏢便可以名正言順以自衛為名進行屠殺。葉仗官廳勢力，持刀一再猛砍徒手彭阿強，彭阿強讓了幾招，憤然抱住葉某單薄的身軀，用最原始的武器——牙齒咬碎葉大人的喉嚨。咬死一個人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對土地的侵占者必定恨至啖其肉，才有可能憤而咬死人的事。「寒」書以彭阿強逃亡，卒於大樹下而結束第一部。

1895年馬關條約後，日軍從台灣北部上岸。清廷達官貴人，煞有介事的成立「台灣民主國」，未及幾天，一個個逃回「唐山」老家養老。但是台灣的百姓自動自發的起來捍衛自己的鄉土，和入侵者拚性命。這時的台灣人並不具有特殊的政治意識，台灣人對日本「東洋蕃」的認識只能由台灣土著「青蕃」獵人頭的習俗上去了解。因此當時對日本人的認識只能具有殺人飲血等神祕的恐怖。各地組織起來的義軍，和具有現代裝備的日本軍隊接觸以後，才發現「東洋蕃」是不同於「青蕃」，提著大刀，土槍以血肉之軀和槍斃肉搏，只有壯烈犧牲，以卵擊石的份了。彭家的入贅女婿劉阿漢身為隘勇（清朝自衛隊，保護地方以防原住民獵人頭），隨著難民潮，身不由己的面臨日本槍斃，親身體驗自己的同胞血流成河，死亡邊緣的恐怖。但他死裏逃生，逃回老家銅羅，耳聞日本人在銅羅大屠殺，他老

天災人禍雖然難熬，總有過去的一天，但是荒地開墾一旦稍有點樣子，土豪官僚便要霸佔墾荒者新開拓的土地，土豪勾結官僚以申請開墾荒地為名，把原開墾者一夜之間淪為佃農，從此世世代代必需繳納田租。

雙重壓迫。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人民捲入“民族自決”的浪潮裏，1917年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在蘇俄成立。在殖民統治下，受新母也喪生此役中，這個親身經驗播下了一生反日的種子。

日本占領後，台灣人由親身體驗了解殖民統治，反抗的星星之火沒有間斷過，而且也以新的方式出現。1900至1920年間抗日組織具有較明確的政治認識，組織上也較嚴密，這時期小規模的行動是放火、暗殺等破壞行動；大規模則武裝起義。苗栗羅福星、余清芳、西來庵、--等是這時期的大起義。但是因為缺乏政治，社會運動相配合，無法對台灣社會激起有力的回響；對日本帝國主義也沒有有力的打擊。劉阿漢這段時間先後加入了詹阿和（詹惡）以及羅福星的秘密組織。詹惡事件，他被判一年半，羅福星案件再度入獄五年。

日本統治之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輸入，使台灣社會產生本質的改變。以當時台灣的主要產業蔗糖為例，在二十年代左右現代化的生產已經占主導的地位。但是蔗農並不是會社雇傭工人，而是甘蔗收成時，會社依照它所訂的價格收購。會社一方面可以壟斷原料的來源，同時保證最低的價格收購。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主要是配合日本帝國主義國內市場，原料的需要而發展，本地資本家並沒有取得獨立發展的地位。因此日本在台灣進行資本主義的發展，也並不願台灣完全變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相反的，它繼續保留封建社會地主制度，以便利它的統治。因此當時台灣農民不僅身受殖民統治，而且還受封建殘餘的

式教育成長的年輕一代受到國際社會思潮的影響，台灣展開了嶄新的近代政治活動。這個社會活動是以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作為出發點。年輕一輩不僅不以為暗殺、破壞、起義等密謀組織為適當的途徑；相反的，他們把他們的思想，理想公諸於世以爭取同好者；揭發社會上民族壓迫，經濟壓迫的事實以喚醒受壓迫者。他們要轉移社會上怨天尤人，聽天由命的宿命觀；他們要匯合對壓迫直覺反抗，憤懣的情緒成為有組織，有紀律的力量。

劉阿漢二度出獄不久即達台灣近代史上最蓬勃最有朝氣，最光輝的時期。本已準備收山的劉阿漢情不自禁的再度投入這個運動中。但他不再單槍匹馬和殖民者隻身奮鬥，而是結合，組織農民，在農民組合的領導之下活動。劉明鼎，受到乃父劉阿漢的影響，加上文化協會，農民組合領導人物的薰陶。比他的父親走得更遠，更前面。他參與了反抗蔗糖會社壓迫蔗農的三林事件，他成為農民組合組織內，全島性的活躍份子。他受到左傾思想的影響，他的思想已經超過乃父合法鬥爭的格局；他要革命，他要武裝群眾和統治者鬥，和地主爭。他已經不是他父母的兒子了，他是整個台灣社會，台灣人民的兒子。

李喬把台灣歷史人物和小說很成功的融為一體。但是「寒」書能成為很傑出的作品主要在於作者站在受壓迫者，反對統治者的社會觀。他沒有發費半點筆墨於當時台灣資產階級蔡培火，林獻堂等的議會請願活動。請願到底只是局限於知識分子，地主，士紳，他們的活動根本沒有能力伸入

台灣社會內部。相反的左傾後的文協，農民組合所領導的演講會，農民運動和日本統治者鬥爭的過程則有深刻動人的敘述和描寫。當時運動的領導人物如簡吉，趙港，侯朝宗，李應章，……等都一再出現。

讀了「寒」書不僅唸了一部台灣現代史，尤其是二十年代台灣人政治運動史上最輝煌的時刻；書中的人物情節並不像一般無聊小說在個人身上大做文章，在私人事物上反反覆覆兜圈子。相反的，「寒」書故事內容不僅有血有肉，而且具有社會普遍性，使人對社會上問題進一步深刻的了解及深思。今舉一些例子，供大家參考：

### 1. 人剝削人的體制一日存在，壓迫者永遠高高在上

封建社會的葉土豪，日本人來了以後不僅沒有失去他的地位；相反的，他更仗勢日本巡查的威風，更有效率的侵占他人辛苦耕種的土地。鍾益紅，李勝丁等助桀為虐的三腳仔。國民黨接收之後，他們依然官運亨通，繼續魚肉人民。在人民眼光裏鍾，李固然無耻，可恨，但從一個政權觀點，他們盡忠職守，奉公守法，是個優秀的公務員。清朝，日帝，國民黨，……，只要不屬於人民的政權，一般老百姓總是要遭殃的，受苦的。令人深思的是世界上有沒有屬於人民的政權？如何建立？

### 2. 民族壓迫。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集會要經過日本官吏批准，演講會有巡查「臨監」，如果演講內容不合巡查之意，他可以中止演講，甚至解散演講會。日本巡查可以隨意修理，徒刑老百姓，政治犯當然更不在話下。為什麼國

民黨統治和日帝是這麼一致呢？假設國民黨統治者與台灣人是同一民族，那麼「寒」書第二部「荒村」所記載先輩轟轟烈烈的抗日民族運動，應為歷史上最光輝燦爛的一頁。為什麼日本人走後，不僅沒有加以發揚光大，反而有意淹沒，歪曲這段史實。並將蔡培火之類的請願，上書當做台灣人抗日運動之主流，借以淹沒先輩的英勇奮鬥。如果國民黨統治的本質不是民族壓迫，那麼為什麼台灣學生不僅對台灣的歷史是一片空白，而且有系統的被灌輸台灣人是沒有文化，沒有歷史背景的民族。如果國民黨統治不是民族壓迫，那麼五六十年前台灣民眾黨，台灣共產黨的活動，為什麼李喬還是不能隨心所欲直筆書來；他必需曲折婉轉，蜻蜓點水式的偶而一提；更不用提意識形態的問題。農民組合最重要人物之一簡吉因以「冒瀆國體，國憲之言論以及過激」之印刷品傳佈日本，朝鮮以及島內而被殖民者判刑四個月。二二八事變後，簡吉被國民黨逮捕驗明正身後，也不用審判便匆匆謀害。國民黨除了是更差勁的殖民體制外，還能說明什麼？

### 3. 由自發到自覺的過程

日本帝國主義壓迫，剝削台灣老百姓，三腳仔，鄉紳，土豪也照樣欺侮，剝削貧困無助的窮人。一層剝削一層，窮人之間剝削照樣是存在。「寒」書第一部彭阿強對燈妹以及入贅夫婿劉阿漢的要求顯得格外的苛刻，極端的殘忍。正因為他們一貧如洗，他們之間的剝削也就特別的顯出血淋淋。這便是說只要剝削制度一日存在，窮人一有機會照樣剝削他人，正因為他們太窮了，他們的剝削只有更原

書中的人物情節並不像一般無聊小說在個人身上大做文章，在私人事物上反反覆覆兜圈子。相反的，「寒」書故事內容不僅有血有肉，而且具有社會普遍性，使人對社會上問題進一步深刻的了解及深思。

如果國民黨統治的本質不是民族壓迫，那麼為什麼台灣學生不僅對台灣的歷史是一片空白，而且有系統的被灌輸台灣人是沒有文化，沒有歷史背景的民族。如果國民黨統治不是民族壓迫，那麼五六十年前台灣民眾黨，台灣共產黨的活動，為什麼李喬還是不能隨心所欲直筆書來；他必需曲折婉轉，蜻蜓點水式的偶而一提；更不用提意識形態的問題。

始，更野蠻。彭阿強壓迫劉阿漢固然醜陋，但李喬並不認為窮人永遠那麼醜陋，他們是迫於生活，對一制度視為理所當然；他們雖然無知，但作者並沒有對他們失去希望。被壓迫得喘不過氣的彭阿強，但他週身却散發著要衝破籠罩在他四周的銅牆鐵壁，其中包括他自己對燈妹，劉阿漢的壓迫。蕃仔林整個村落都受葉土豪壓迫，但全村的人搖擺不定打不出主意，眼睜睜看彭阿強和葉土豪做性命相搏。但二十多年後同樣蕃仔林的村民却能團結在一起，捍衛共同的利益。顯然的，認為窮苦的人天生互助團結是一廂情願的；同樣的，受壓迫者永遠是烏合之眾也是沒有根據的唯心之論。由烏合之眾發展到團結一致的關鍵在於受壓迫者認識到剝削，受苦並非天命，並非理所當然；而是社會制度，階級壓迫所造成的。

#### 4. 組織和思想

日本在台灣殖民地經濟是以製糖為中心發展起來的。糖廠資本家獲得暴利，以「台糖」為例，1920一年內分紅股息共達150%。但是蔗農在會社百般剝削之下却是靠借貸來還舊債，一輩子成為會社的「前貸奴隸」。二林事件」便是在這種背景之下，蔗農要求會社未公佈收購價格前不得收割。但廠方不理，硬行收割。當時蔗農組合主要領導人之一是李應章醫生。事件發生那天正下毛毛細雨。李應章無意中自言自語「這雨，下大點就好了。」意味會社當天便就不可能動手，流露出李醫生逃避畏怯的心理。但是李應章在敵人出現時，態度倏然轉變，變得鎮靜，充滿鬥志。這個例子便是說明在一個正確路綫的組織領導

之下，一個懦弱的人組織可以使他變得堅強；一個畏縮的人組織可以使他變得勇敢。

劉阿漢在農組大湖支部成立的前一天被請到大湖街警察分所和他三十年前老相識片山一郎做一夕談。片山談到三十年前栽在劉阿漢手下，是他平生第一次敗仗。同時也使片山理解到台灣人不能相信。劉阿漢表示這種想法是不公平的。「你在不平等的位置上，要求對方誠實信用！」「一個是統治者，一個是被統治者；主人對奴隸；殖民官對被殖民的百姓。在這種關係上，你要求誠信？」片山表示他是誠心誠意對待劉阿漢的。劉阿漢也伺機「我早就有個理解：日本人，不能相信！」。這個例子便是說明一個經過思想武裝的人是勇往直前，是無堅不摧的。也許可以在肉體上折磨他，但永遠無法征服他的內心，思想。他的思想，他的對答使得片山只有無言可對，最後只有脅迫，威脅。

正確的思想領導下的組織認識社會最具潛力的力量並且起來領導他們。一個有力的組織不僅傳佈他們的思想，吸收共同理想的同志；同時，他們也天天在磨練自己使他們的思想更配合實際，更成熟。個人和組織二者之間本是彼此又提又攜互相提升的關係。

#### 5. 階級的對立，還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對立。

劉阿漢認為壓迫，苦難都是來自異族的統治。他主觀上以為一個人人平等的國度，自己既是統治者，又是被統治者。

劉明鼎接受左派思想的影響認為苦難是來自階級的壓迫；民族的壓



迫是階級壓迫表現出來的一種形式。劉明鼎在母親的淚痕下長大，父親的遭遇，及周圍的環境，使他很早就痛恨日本統治。郭秋揚是他思想轉變的啓蒙者，加入農民運動後，遇到簡吉，趙港二位台灣農民運動在理論上的原始指導人。工作上和簡，趙的接觸使劉明鼎認識到人類的政治，經濟，社會活動底下原來有這麼一個冰冷冷的理論。

但劉阿漢無法了解這種階級對抗的道理，而且本能的對它抱著懷疑的態度。豈止是劉阿漢，它可能是整個社會上普遍的態度。但除了左派思想領導的農民組合外，那一個組織，團體能夠這樣深入民間，鼓動群眾來捍衛他們自己的利益？那個組織能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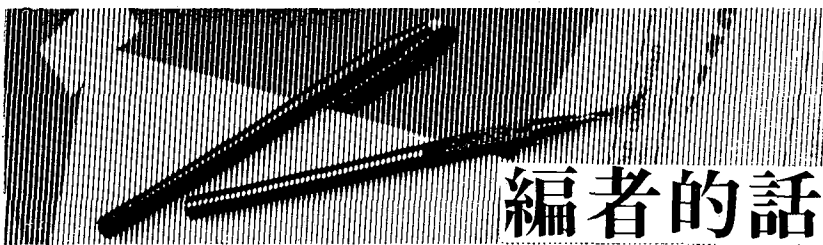
樣的使日本帝國主義如臨大敵，手忙腳亂？

李喬童年經歷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也由父親親人的處境，閱歷供給給台灣人奮鬥史的第一手資料。長大後以他日文的造詣，勤讀日文歷史文獻，終於使他將親身體驗和史實融為一體，寫成這部栩栩如生不朽的作品。台灣人在國民黨統治下對自己的歷史普遍無知的狀況下，“寒夜三部曲”無疑是填補這段空白的最好著作。對民族壓迫，階級壓迫等敏感的問題上，作者無法給我們提供他的看法和意見，但是他至少已經認識，體驗，提出了這個問題。李喬所無法淋漓透徹表達的問題，有待不在國民黨控制下的人們繼續努力研討。

台灣人在國民黨統治下對自己的歷史普遍無知的狀況下，“寒夜三部曲”無疑是填補這段空白的最好著作。對民族壓迫，階級壓迫等敏感的問題上，作者無法給我們提供他的看法和意見，但是他至少已經認識，體驗，提出了這個問題。

「寒夜三部曲」，是以臺灣淪日史實為時代背景。第一部「寒夜」寫乙未日軍侵臺前後的故事，而以臺灣同胞開疆拓土及抗日之壯烈史跡為重心；第二部「荒村」寫日據中葉的臺灣新文化運動，及臺灣同胞據法理而與日閹抗爭之經過；第三部「孤燈」則以日據末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烽火硝煙籠罩下，臺灣同胞所受之悲苦劫難為描繪對象。論地區，除本省之外尚及於南洋一帶；論時代，則涵蓋五十餘年歲月，而抒情敘事，莫不曲曲傳神，至其發揚我不屈不撓之民族精神，更有激人奮發淬勵之力量，允稱為一部民族史詩。

作者李喬，本名李能棋，另號壹闌提，苗栗縣大湖人，一九三四年生。自一九六二年起開始寫作，所著以小說為主，間亦從事文學評論，陸續著有中短篇小說集八部，長篇小說七部，而以「寒夜三部曲」為迄至目前為止的代表作，又本書曾獲得第四屆吳三連文藝獎。



## 編者的話

本刊創刊的時候，正是施明德決定進行完全絕食的日子。在這充滿矛盾的社會裡，目睹一位奉獻者，以他受監禁長達廿一年的身軀，向統治者作最強烈的抗議，我們心中真是百感交集。除了向他致敬、向他學習、自己努力去做一個奉獻者之外，我們說不出其他的話。

「開創新時代，建設新社會」的工作需要無數默默奉獻者的參與。許多熱心人士在『台灣新社會』籌劃期間，即紛紛獻出了文稿、資金、時間、和勞力。這些無條件的奉獻，給我

們極大的鼓勵，也使我们這一群不怕困難的工作者更具信心。我們深深感到，走上台灣人應走的路是不會孤單的。在此我們要向同行的奉獻者致敬。

在這本創刊號裡，我們推出了有關核能的專題討論：「走向廢墟之路」。這是由江浩然、陳湧泉、黃詠森、王建生四位作者共同執筆的。他們深入淺出地對這個嚴肅的問題作了一個全盤的探討。希望讀者多予反應。

「時事短評」一欄的目的，在於從新聞報導中發掘更深一層的問題。我們希望讀者多予反應，也希望大家

提供題材。

收入本期的其他六篇文章涵蓋三個方面：陳婉真的「咱復拼一遍，おじさん！」與趙越的「寒夜三部曲」讀後感，分別對台灣的人與史提出深入的描述。洪哲勝的「阿爾巴尼亞革命經驗談」與張亞因的「憤怒的南非——粉碎種族隔離制度」兩篇，則對兩個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經驗作了詳盡的報導與分析。意先的「託管掛帥——為中國對台政策正名」及柯棟材的「『宵夜談』迷你劇：筷子衛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有極精闢的見解。

在向讀者呈獻這本創刊號的同時，我們竭誠期待大家的反應、批判、與支持。

## 『台灣新社會』稿約

- 本刊以探討台灣人的前途問題為宗旨。我們希望透過開放的探討來集結台灣人的力量。基於這個宗旨，我們歡迎具有「本土性、進步性、草根性」的論述、報導、與創作。
- 本刊歡迎下列稿件：
  - 有關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教育、歷史等的論述。
  - 有關台灣勞工、農民、漁民、礦工等勞動大眾問題的探討。
  - 有關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經驗的分析與報導。

- 詩歌、散文、小說、劇本、木刻、素描、攝影等文藝創作。
- 新思潮的介紹。
- 稿長請勿超過四千字，特約稿不在此限。
- 請勿一稿兩投。
- 請自留底稿，恕不退稿。
- 來稿請註明英文姓名及通訊處，以便連絡。
- 稿酬每千字美金二十元。詩歌、漫畫、木刻、素描、及照片以件計酬
- 文責由撰稿者自負。本刊歡迎讀者

就已登文章之論點提出批判。接到批判文稿後，本刊將即連絡作者提出答辯，以便同期刊登。批判與答辯之文章以不超過二千字為原則，無稿酬。未註明通訊處之來信恕不採用。本刊保留終止辯論權。

- 每月十日截稿。
- 本刊保留適度之刪改權與小標題製作權。不願被刪改及不願加小標題者請註明。
- 有意投寄譯稿者，請先連絡。
- 來稿請寄：

TAP  
P.O.Box 3275  
Los Angeles, CA. 90051  
U.S.A.



煤礦工人，天天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中奮鬥。  
他們最需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能替自己爭取應得權益的工會。

(照片取材自“台灣行腳”)



TAP  
P.O. BOX 3275  
LOS ANGELES, CA 90051  
U.S.A.

TO:



本土的・進步的・草根的

# 臺灣文化刊物

請支持・請愛護



台灣社會問題探討系列㊦

## 動盪的年代

陳振業 著

定價：6元

在嘗試為歷史下註腳的同時，在強調本土性的同時，我們也把進步性、草根性懸為標的。

追憶先祖「入大海、赴荒陬」的開拓者精神，我們不為三百多年來台灣一再易主統治而悲，我們深信這將化成拓展同胞眼界的源泉。開闊的世界觀，奔放的博愛精神，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何等光明的前景！



## 一九四七 台灣二二八革命

王建生・紀顯芸・陳湧泉 合著

定價：15元

一九四七是一個動盪激昂的大時代。學生群眾熱血奔騰，舉槍抗暴；商家百姓踴躍捐輸，共衛鄉土；有心之士殫精竭慮，奔走呼號。他們並肩作戰，推動了一次驚天動地的革命，創造了台灣獨立的契機。

二二八革命點燃的這把火炬，一定要繼續高舉！

台灣新社會 1  
1985.7